

馬 克 思

雇佣劳动与資本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馬 克 思

雇佣劳动与資本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一年·北京

出版説明

本书收入的“雇佣劳动与資本”，是1849年“新萊茵报”所載原文的譯文；“弗·恩格斯作的序言”，則是恩格斯在1891年将此书重新校訂出版单行本时写的。在这篇序言中，恩格斯說明了他对1891年版本所作的某些更改和补充。这些更改和补充，在本书的正文“雇佣劳动与資本”中已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編者在相应的地方加注說明，因此，我們仍将恩格斯为1891年版本写的序言排在书前。

馬克思的手稿“工資”，与“雇佣劳动与資本”有直接联系，也是对后者的补充，我們把它作为附录收入。

本书中的“雇佣劳动与資本”、“工資”和书末注釋，是根据“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譯文排印的；“弗·恩格斯作的序言”是根据“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譯文排印的，为与正文部分的譯文一致起見，我們对个别字句的譯法作了一些改动。

1961年9月

目　　录

出版說明

弗·恩格斯作的序言……………………………………………………1

雇佣劳动与資本……………………………………………………11

一……………………………………………………11

二……………………………………………………17

三……………………………………………………23

四……………………………………………………28

五……………………………………………………34

附录　工資……………………………………………………43

[A]……………………………………………………43

[B]　补充……………………………………………………44

I. 阿特金森……………………………………………………44

II. 卡莱尔……………………………………………………44

III. 麦克庫洛赫……………………………………………………45

IV. 約翰·威德……………………………………………………45

V. 拜比吉……………………………………………………47

VI. 安得魯·尤尔……………………………………………………47

VII. 罗西……………………………………………………47

[VIII.] 舍尔比利埃……48
[IX.] 布雷。儲蓄銀行……48
[C] ……49
I. 生产力的提高对工資有什么影响？……49
II. 工人和企业主之間的竞争……50
III. 工人彼此之間的竞争……51
IV. 工資的波动……52
V. 最低工資……52
VI. 改善生活状况的建議……54
VII. 工人联合会……65
VIII. 雇佣劳动的积极方面……66
注释……68

弗·恩格斯作的序言

这部著作最初問世是于1849年間，从4月4日起在“新萊茵报”① 上陆續用社論形式发表的。它的基础是1847年馬克思在布魯塞尔德国工人协会里的几次讲演。这部著作在报紙上尙未載完；在第269号的文章末尾曾刊有“待續”的字样，但这个諾言未能履行，因为当时爆发的事变——俄国人侵入匈牙利，德勒斯頓、伊塞隆、爱北斐特、普法尔茨和巴登等地举行了起义，——使报本身停止出版(1849年5月19日)。这部著作的續稿，在馬克思遺稿中始終沒有发見。

“雇佣劳动与資本”印成小册子出版过数次，最后一次是于1884年在霍廷根—苏黎世由“瑞士合作印书館”出版的。在所有先前发行的版本中，完全保存了最初的原文。可是，現在刊印的新版是宣傳性质的小册子，銷数至少应当是一万册，因此在我面前就发生了一个問題：在这种情形下，馬克思本人是否会同意不加任何更改而原封不动地重版呢？

在四十年代，馬克思还沒有徹底完成他的政治經济学批判工作。这个工作只是到五十年代末才告完成。因此，他在“政治經济

---

① “新萊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从1848年6月1日起至1849年5月19日止在科倫城出版，由馬克思任主笔。——“馬克思恩格斯文选”編者注

学批判"第一編出版(1859年)以前发表的那些著作中,有个别地方与他在1859年以后写的著作中的論点不同,并且从較晚的著作方面来看,有些用語和整个語句是不妥当,甚至是不正确的。当然,在供一般讀者閱讀的普通版本中,作者的这种比較早期的,即代表着他的思想发展中一个阶段的观点,也应該得到反映,并且作者和讀者都有无可爭議的权利把这些比較早期的著作不加任何更改地重版行世。在刊印这种版本时,我連想也不会想到要更改这些著作中的任何一字。

但是,当新刊行的版本可以說是专为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宣傳工作用的时候,却就是另一回事了。在此种場合,馬克思一定会使这个发表于1849年的旧有的論述与他的較晚的观点趋于一致。所以我相信,我在本版中加进一些为保証在一切重要点上达到这种一致所必要的更改和补充,是完全符合他的心願的。总之,我要預先向讀者声明:这本小册子现在已經不是如原先馬克思在1849年写成的那个样子,而大致好像是他在1891年写成的样子。况且原本已經銷行了很多册,所以在我有机会把它照原样編入全集中再版以前,它是足够流傳了。

我所作的一切更改,归納起来只有一点。凡在原稿上是說工人为取得工資而向資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的地方,在现在的本子上都改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关于这一更改,我应作一个解释。——向工人們解釋,使他們知道,这里并不是玩弄着空洞无謂的咬文嚼字把戏,而是牵涉到全部政治經济学中一个极重要的問題。向資产者們解釋,使他們終于确信,沒有受过教育的工人要比我們那些高傲的"受过教育的"人們高明得多,因为前者对于最难的經济学問題都很容易理解,后者对于这种复杂問題却是終身也解决不了的。

古典政治經济学①从工业实踐方面因襲了工厂主的流行观念，仿佛工厂主所购买和償付的是自己工人們的**劳动**。这一观念在便利工厂主进行营业、簿記和估价方面，是完全足够了的。可是，这一观念被天真地搬到政治經济学中去，却就在那里造成了十分显著的謬誤和錯乱了。

政治經济学碰到了这样一件事实，即一切商品的价格，包括它所称为"劳动"的那个商品的价格在內，是不断地发生变动的；它們由于那些往往是和商品本身的生产毫不相关的各种极复杂情况的影响，忽而上漲，忽而下降，因而使人觉得价格一般是由純粹的偶然情况来决定的。当政治經济学作为科学出現的时候②，它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要找出隐藏在这个仿佛支配商品价格的偶然情况后面，而实則自己支配着这个偶然情况的法則。在商品价格不断变动及其时漲时落的搖摆中，这科学要寻找商品价格所环繞着发生这种变动和搖摆的稳定的軸心。一句話說，它以商品价格作出发点，为的是要找出作为調节着价格的法則的商品**价値**，根据价値就可能說明价格的一切变动，而价格的一切变动归根到底都是以价値为依归的。

結果古典政治經济学就发現出，商品的价値是由包含在商品內的为生产該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来决定的。作出这样的解釋时，

① "……我所說的古典政治經济学，——馬克思在'資本論'里写道，——是指自配第以来研究資产阶級生产关系內在联系的全部政治經济学而言。"英国古典政治經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和李嘉图。——"馬克思恩格斯文选"編者注

② "政治經济学，在其較狭的意义上說，虽則是十七世紀末期一些天才人物的头脑中发生的，但就其由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所作出的确定表述来說，实际上乃是十八世紀的产儿……"（恩格斯著"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文选"編者注

古典政治經济学就认为滿足了。我們也可以暫且到此为止。不过为避免誤会起見，我认为要提醒一下，这种解釋在現今的时候已是完全不够的了。馬克思第一个徹底研究了劳动所具有的創造价値的特性，他并且发現，并非任何仿佛或甚至眞正为生产某一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总是使該商品具有相当于所消費劳动量的价值的。所以，假使我們現在还是同李嘉图之流的經济学者們一起簡单地說，商品价値是由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决定，那末我們同时总是以馬克思所作的那些附带条件为当然前提的。这里指出这点已經够了。其余的可以在馬克思 1859 年发表的“政治經济学批判”一书和“資本論”第一卷中去找到。

可是当經济学者将价値由劳动来决定的这个見解应用到“劳动”这个商品上去的时候，他們馬上就陷进一連串的矛盾中去了。“劳动”的价値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是由它里面所包含的必需劳动来决定的。但是，一个工人在一天、一星期、一个月、一年中执行的劳动里面包含多少劳动呢？它里面包含有一天、一星期、一个月、一年的劳动。假如劳动是一切价値的尺度，那末“劳动的价値”我們就只能用劳动来表現。但是假若我們只知道一小时劳动的价値等于一小时劳动，那末我們就絕对不能知道一小时劳动的价値。这样我們絲毫也沒有接近我們的目的，我們仍然是在一个沒有出口的圈子里乱兜。

于是古典政治經济学就企图另找出路；它說：商品的价値等于它的生产費用。但是劳动的生产費用又是什么呢？为了答复这个問題，經济学者們不免要对邏輯施点暴力。他們不去考察劳动本身的生产費用（遺憾得很，这是不能确定的），而去考察什么是**工人**的生产費用了。而这种生产費用是可以确定的。它是随着时間和情况而改变的，可是在一定的社会状况下，在一定的地方，在一定

的生产部門中，它同样是一定的，至少在相当狭小的范圍以內是一定的。我們現在是生活在資本主义生产占統治的条件下，这里人数很多并且不断增长着的阶級，只有为生产資料——工具、机器、原料——和生活資料所有者工作以取得工資，才能生存。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工人生产費用就是为了使工人具有劳动能力，保持其劳动能力以及在他因年老、疾病或死亡而脫离生产时用新的工人来代替他，即是使工人阶級能够以必要的数量繁殖起来平均必需的生活資料数量，或者是这些生活資料的貨币价格。現在让我們假定这些生活資料的貨币价格是平均每天三馬克。

总之，我們这个工人从雇佣他的資本家那里每天得到三馬克的工資。資本家就借此迫使他每天工作——譬如說——十二小时。在这当中，資本家大致是作着如下的計算：

假定我們的这个工人是一个机械匠，他应当做成他在一天內所能做成的一个机器零件。假定原料——加工制造成必要样式的铁和銅——值二十馬克。又假定蒸气机耗煤量，以及这蒸气机、旋床和我們这个工人所使用的一切其他工具損耗量，按一天时間和按一个工人計算是价値一馬克。一天的工資，照我們的假定是三馬克。总共計算起来，我們做成这机器零件需要耗費二十四馬克。但是資本家却打算要平均从零件購买者手上取得二十七馬克的价格，即要比他所消耗的生产費用多收三馬克。

資本家放到自己荷包里去的这三馬克是从那里得来的呢？依照古典政治經济学的說法，商品平均是按照它的价値出卖的，即是按照相当于这商品中所包含的必需劳动量的价格出卖的。于是，我們的这个机器零件的平均价格——二十七馬克——就一定和它的价値相等，即和它里面所包含的劳动量相等。但是，这二十七馬克当中，有二十一馬克是在我們的这个机械匠开始工作以前就已

經存在的价值；二十馬克包含在原料中，一馬克包含在工作期間所燃去的煤中，或是包含在当时所使用，因而使其适于生产的程度相当減少了的机器和工具中。其余六馬克是被加到原料价值上去了。但是依照我們那些經济学者自己的假定，这六馬克只能是由被我們的工人加到原料上去的那个劳动产生的。这样一来，他十二小时的劳动創造了六馬克的新价值。于是，他的十二小时劳动的价值就是等于六馬克，这样我們就会終于发现什么是“劳动价值”了。

“且慢！——我們的机械匠說，——六馬克嗎？但是我只拿到三馬克呀！我的資本家向天发誓說，我的十二小时劳动的价值只等于三馬克，假使我向他要六馬克，就要受他嘲笑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說前面在談到劳动价值問題的时候，我們已落入了一个沒有出口的圈子，那末現在，我們就已完全陷进到不能解决的矛盾中去了。我們寻找的是劳动价值，而我們所找到的却多于我們所需要的。对于工人說来，十二小时劳动的价值是三馬克；对于資本家說来却是六馬克，从这六馬克中，資本家拿出三馬克作为工資付給工人，而其余三馬克則放到自己荷包里去。这样看来，劳动不是有一个价值，而是有两个价值，并且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价值！

假使我們把通过貨币表現出来的价值归結为劳动时間，那末这个矛盾就显得更加荒謬了。在十二小时劳动时間內創造了六馬克的新价值。因此，在六小时中創造的是三馬克，即工人劳动十二小时所得到的那个数目。工人劳动了十二小时，而他当作等价物所得到的却是六小时劳动的产物。結論是：或者劳动有两个价值，其中一个比另一个大一倍；或者十二等于六！在前后两种場合所得出的結論，都是极端荒謬的。

不管我們怎样挣扎，但在我們还是讲着劳动的买卖和劳动的

价值的时候，我們始終是不能够摆脫这种矛盾的。而經济学者的遭遇正是如此。古典政治經济学的末裔李嘉图学派，主要就是由于不能解决这一矛盾而遭到了破产的。古典政治經济学走到了絕境。从这种絕境中找到了出路的那个人就是卡尔·馬克思。

經济学者所視为"劳动"生产費用的，实际上不是劳动的生产費用，而是活的工人本身的生产費用。工人出卖給資本家的，也不是他的劳动。馬克思說："当工人的劳动实际上开始了的时候，它已經不屬于工人了，因而也就不能被工人出卖了。"他至多只能出卖他自己的**未来的**劳动，就是說，他只能担承在一定的时間內执行一定工作的义务。但是，这样他就不是出卖劳动(这劳动还待执行哩)，而是为了获得一定的报酬让資本家在一定的时間內（在按日工資制下）或为完成一定的工作（在按件工資制下）支配自己的劳动力：他出租或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可是，这个劳动力是跟工人身体溶合着而不可分开的。所以它的生产費用和工人本身的生产費用是一致的；那些經济学者所称为劳动生产費用的，恰恰就是工人的生产費用，亦即劳动力的生产費用。这样一来，我們就能从劳动力的生产費用进而談到劳动力的**价值**，并确定为生产一定质量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必需劳动量，——而馬克思在論劳动力买卖的那一节中也就是这样作了的(見"資本論"，第1卷，第4章，第3节)。

那末，在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給資本家之后，即是說为了获得預先讲定的工資——按日和按件的——而把劳动力交給資本家去支配之后，其情形又怎样了呢？資本家把这工人带到自己的工場或工厂里去，在那里已經有了工作上所必需的各种东西：原料，輔助資料(煤，染料等等)，工具，机器。于是工人就在这里开始工作起来。假定他的工資跟前面一样是三馬克，——至于他是按日还是按件获得这笔工資，那是沒有什么关系的。这里我們还是照

前面那样假定，工人在十二小时內用自己的劳动在被消耗的原料上增加了六馬克的新价値，这个新价値是資本家在出卖制成品的时候把它实現出来的。从这六馬克中，他付給工人三馬克，余下的三馬克留归自己所有。但是，假定工人在十二小时以內生产六馬克的价値，那末在六小时以內他所創造的就是三馬克的价値。这样，工人在替資本家工作了六小时之后，就把包含于工資中的三馬克等量价値完全偿还給資本家了。在六小时劳动以后双方两訖，誰也不欠誰一文。

"且慢！——这时資本家叫起来了，我雇用工人是整天的，是十二小时。六小时仅仅是半天。赶快去做完其余的六小时吧，——只有那时我們才能两訖呢！"于是这个工人事实上也只得去履行他自己所"自願"签訂的合同，根据那个合同，他应当为着值六工作小时的劳动产品做十二小时的工。

按件工資制的情形，也是如此。假定我們的这个工人在十二小时內制成了十二件商品。在每件商品上所用去的原料和机器的損耗共为两馬克，而它的出卖价格是两个半馬克。那末資本家根据上述同样前提就只付給工人每件二十五个分尼的工資。十二件就是三个馬克；为要得到这三馬克，工人必須工作十二小时。資本家出卖这十二件商品时得到三十馬克。其中扣除原料和机器損耗共二十四馬克外，还剩下六馬克，从这六馬克中，他拿出三馬克作为工資付給工人，而把其余三馬克放到自己荷包里去。全部情形完全和以前一样。这里工人也是为自己工作六小时，即为偿还自己的工資而工作六小时（在十二小时中，每一小时內为自己工作半小时），而为資本家工作六小时。

那些优秀的經济学者以"劳动"价値作出发点时所无法解决的困难，一到我們用"劳动力"价値来作出发点时就消失不見了。在

我們現代的資本主义社会內，劳动力是商品，是跟任何商品一样的商品，但却是一种完全特殊的商品。就是說，这个商品具有一种特性：它是創造价值的力量，是产生价值的源泉，并且——在适当使用的时候——是能产生比較自身所含价值甚更多价值的源泉。在現代生产状况下，人的劳动力不只能在一天內生产超过它本身所含有的和所消耗的价值；而且随着每一个新的科学发現，随着每一新的技术发明，劳动力的一天产品所超出其一天費用的那个余額也在不断增长着，因而工人为着偿还自己一天工資而工作的那一部分劳动时間，就縮短下去；另一方面，工人必得为資本家白白工作而領不到分文报酬的那部分劳动时間，却延长起来。

这就是全部現代社会的經济制度：单靠工人阶級来生产全部价值。因为价值只是劳动的另一种表現，这种表現在我們現代資本主义社会中表示着包含在一定商品中的社会必需劳动量。但是，由工人們所生产的这些价值不属于工人本身，而是属于那些占有原料、机器、工具和預付資金，因而有可能购买工人阶級劳动力的私有者的。所以，工人阶級从其所生产的全部产品中只取回一部分。另一部分，即資本家阶級保留在自己手里或至多也只須和土地所有者瓜分的那一部分，如我們剛才說过的那样，是随着每一个新的发明和发現而愈益增大的，而落到工人阶級手中的那一部分（按人口計算）却增加得很慢和很少，或是一点也不增加，并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会减少。

但是，这些日益加速互相排挤的发明和发現，这种每天空前大量增长的人的劳动生产率，終于造成一种定会使現代資本主义經济陷于灭亡的冲突。一方面是不可計量的財富和购买者无法享受的产品过剩，另一方面是社会上絕大多数人口无产阶級化，变成雇佣工人，因而无力获得这些剩余产品。由于社会分裂为少数过分

富有者阶級和极大多数无产的雇佣工人阶級，使得这社会被自己的富有所窒息，而同时它的极大多数成員却几乎沒有或完全沒有避免极度貧困的保障。社会的这种状况一天比一天显得愈加荒謬和愈加要不得了。它应当被消除，它可能被消除。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是可能实现的，在这个制度中，現代的阶級区别将消逝下去，而且在这个制度中——也許要經过一个短期的，不免有些困苦的，但无論如何在道义上很有益的过渡时期以后，——由于社会全体成員現有巨量生产力有計划的利用和进一步的发展，在大家都同样必须劳动的条件下，生活資料、享乐資料、一切体力和智力所賴以发展和应用的資料，都将愈益充分地交归大家支配。至于工人們日益充满决心去为爭取这个新社会制度而斗爭，——那是在大洋两岸都将由明天5月1日和5月3日那个星期日①来証明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1年4月30日，倫敦

弗·恩格斯专为卡·馬克思著"雇佣劳动与資本"一书1891年在柏林出版單行本而作

按照1891年版本刊印
原本系德文

① 英国职工会是在5月1日以后第一个星期日紀念国际无产阶級节日的；1891年的这个星期日是在5月3日。——"馬克思恩格斯文选"編者注

雇佣劳动与資本[1]

一

科倫4月4日①。我們听到了各方面的責难，說我們沒有詳述构成現代阶級斗爭和民族斗爭的物质基础的經济关系。我們只是当这些关系在政治冲突中直接表現出来的时候，才有意地讲到过这些关系。

过去首先必須从日常历史进程中去考察阶級斗爭，并根据已有的和每天新出現的历史材料来从經驗上证明：当实現了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的工人阶級遭到失敗的时候，它的敌人（在法国是資产阶級共和派，在整个欧洲大陆則是反对过封建专制制度的資产阶級和农民阶級）也同时被战胜了；法国"正直的共和国"的胜利，同时也就是以爭取独立的英勇战爭响应了二月革命的那些民族的失敗；最后，随着革命工人的失敗，欧洲又落到了过去那种受双重奴役即受英俄两国奴役的地位。巴黎的六月斗爭，維也納的陷落，柏林十一月②的悲喜剧，波兰、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拚命努力，爱尔兰的严重饥荒——这些就是那些集中表現了欧洲資产阶級和工人阶級之間的阶級斗爭的主要事件。我們曾經根据这些实例证明过：

① "雇佣劳动与資本"的某些版本中（包括1891年版在内）去掉了每篇文章开首的日期。——編者注

② 在1891年的版本中，"柏林十一月"前面加有"1848年"等字。——編者注

任何一次革命起义，不論它的目的仿佛距离阶級斗爭多么远，在革命的工人阶級沒有获得胜利以前，都是不免要失敗的；任何一种社会改革，在无产阶級革命和封建反革命沒有在世界战爭中較量一下以前，都是要成为空想的。在我們的闡述中，也如在現实中一样，比利时和瑞士都是大历史画中的两幅悲喜剧式的、漫画式的世俗画：前者是資产阶級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后者是資产阶級共和制的典型国家，两者都自以为既跟阶級斗爭无关，又跟欧洲革命无关。

現在，在我們的讀者看到了1848年以波瀾壯闊的政治形式展开的阶級斗爭以后，我們想更切近地考察一下資产阶級的生存及其阶級統治和工人的奴役地位所依为基础的經济关系本身，也就适当其时了。

我們分三大部分来加以說明：（1）雇佣劳动对資本的关系，工人的奴役地位，資本家的統治；（2）中等資产阶級和农民等級[①]在現存制度下必然发生的灭亡过程；（3）欧洲各国資产者阶級在商业上受世界市場霸主英国奴役和剝削的情形。

我們力求說得尽量簡单和通俗，我們就当讀者連最起碼的政治經济学概念也沒有。我們希望工人能明白我們的解說。加之，在德国到处对一些最簡单的經济关系的了解都极端无知和十分混乱，从特許的現存制度的辯护者到冒牌的社会主义者和未被承认的政治天才都莫不如此，这种人在四分五裂的德国比"諸侯王爷"还多。

我們首先来讲第一个問題：什么是工資？它是怎样决定的？

假如問工人們："你們的工資是多少？"，那末一个工人回答說："我做一天工从資产者那里得到一法郎[②]。"；另一个工人回答說：

---

① 在1891年的版本中，"农民等級"改为"所謂的市民等級"。——編者注

② 一法郎等于八晉晉士銀格罗申。［在1891年的版本中，"法郎"完全改为"馬克"。——編者注］

"我得到两法郎"，等等。由于他們工作的劳动部門不同，他們每一个人因劳动了一定的时間或[1]做了一定的工作（譬如，織成一尺麻布或排好一个印張的字）而从各自的資产者那里得到的貨币数量也不同。尽管他們得到的貨币数量不同，但是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工資是資产者为了償付劳动一定的时間或完成一定的工作而支出的一笔貨币。

可見[2]，資产者是用貨币购买工人的劳动。工人是为了貨币而向資产者出卖自己的劳动[3]。資产者用以购买工人劳动[4]的那个貨币量，譬如說两法郎，也可以买到两磅糖或一定数量的其他某种商品。他用以购买两磅糖的两法郎，就是两磅糖的价格。他用以购买十二小时劳动[5]的两法郎，就是十二小时劳动的价格。可見，劳动[6]是一种商品，是和沙糖一模一样的商品。前者是用钟点来計量的，后者是用重量来計量的。

工人拿自己的商品即劳动[7]去换得資本家的商品，即换得貨币，并且这种交换是按一定的比率进行的。一定量的貨币交换一定量的劳动[8]时間。織布工人的十二小时劳动交换两法郎。但是，难道这两法郎不是代表其他一切可以用两法郎买到的商品嗎？可

---

① 在1891年的版本中，"劳动了一定的时間或"删去了。——編者注

② 在1891年的版本中，"可見"后面加有"看起来仿佛"。——編者注

③ 在1891年的版本中，"劳动"后面加有："但这只是表面情形。实际上，他們是为了貨币向資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的。資本家以一日、一周、一月等等为期购买这个劳动力。而当他把劳动力买到手以后，他就使用它，迫使工人在約定的期間內劳动。"——編者注

④ 在1891年的版本中，"資产者用以购买工人劳动"改为"資本家用以购买工人劳动力"。——編者注

⑤ 在1891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使用"。——編者注

⑥⑦ 在1891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編者注

⑧ 在1891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使用"。——編者注

見，实質上工人是拿他自己的商品即劳动交换各种各样的其他商品①，并且是按一定的比率交換的。資本家付給他两法郎，就是为交换他的劳动日而付給了他一定量的肉，一定量的衣服，一定量的劈柴，一定量的灯光，等等。可見，这两法郎是表現劳动②跟其他商品相交换的比例，即表现他的劳动③的交换价值。商品通过貨币表現出来的交换价值，也就称为商品的价格。所以，工資只是劳动价格④的特种名称，是只能存在于人的血肉中的这种特殊商品价格的特种名称。

拿任何一个工人来說，比如拿一个織布工人来說吧。資产者⑤供給他一架織布机和一些紗。織布工人动手工作，紗变成了布。資产者⑥把布拿去，卖了——比方說——二十法郎。織布工人的工資是不是这块布中的一份，二十法郎中的一份，他的劳动产品中的一份呢？絕对不是。因为这个織布工人是在布还沒有卖出很久以前，甚至可能是在布还沒有織成很久以前就得到了自己的工資的。可見，資本家支付的这笔工資并不是来自他卖布所賺的那些貨币，而是来自他原来儲备的貨币。織布工人从資产者那里領来使用的織布机和紗不是他的产品，同样，他用自己的商品即劳动⑦交換所得的那些商品也不是他的产品。可能有这样的情形：資产者給自己的布找不到一个买主。他出卖布所賺的錢，也許甚至不能撈回他用于开銷工資的款項。也有可能他出卖布所得的錢，比

---

① 在1891年的版本中，"劳动交換各种各样的其他商品"改为"劳动力交換各种各样的商品"。——編者注

②③ 在1891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編者注

④ 在1891年的版本中，"劳动价格"改为"通常被称为劳动价格的劳动力价格。"——編者注

⑤⑥ 在1891年的版本中，"資产者"改为"資本家"。——編者注

⑦ 在1891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編者注

他付給織布工人的工資数目大得多。这一切都与織布工人毫不相干。資本家拿自己的一部分現有財产即一部分資本去购买織布工人的劳动[①]，这就同他拿他的另一部分資本去购买原料（紗）和劳动工具（織布机）完全一样。购买了这些东西（其中包括生产布所必需的劳动[②]）以后，資本家就用只是**属于他的原料和劳动工具**进行生产。当然，我們这位善良的織布工人現在也属于劳动工具之列，他也像織布机一样在产品中或在产品价格中是沒有份的。

所以，工資不是工人在他所生产的商品中占有的一份。工資是原有商品中由資本家用以购买一定量的生产劳动[③]的那一部分。

总之，劳动[④]是一种商品，是由其所有者即雇佣工人出卖給資本的一种商品。他为什么出卖它呢？为了生活。

可是[⑤]，劳动是工人本身的生命活动，是工人本身的生命的表現。工人正是把这种**生命活动**出卖給别人，以获得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可見，工人的生命活动对于他不过是使他能以生存的一种手段而已。他是为生活而工作的。他甚至不认为劳动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相反地，对于他来說，劳动就是牺牲自己的生活。劳动是已由他出卖給别人的一种商品。因此，他的活动的产物也就不是他的活动的目的。工人为自己生产的不是他織成的綢緞，不是他从金矿里开采出的黃金，也不是他蓋起的高楼大厦。他为自己生产的是**工資**，而綢緞、黃金、高楼大厦对于他都变成一定数量的生活資料，也許是变成棉布上衣，变成銅币，变成某处地窖的住所了。一个工人在一昼夜中有十二小时在織布、紡紗、鉆孔、研

①②③④ 在1891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編者注

⑤ 在1891年的版本中，"可是"后面加有"劳动力在动作中的表現"。——編者注

磨、建筑、挖掘、打石子、搬运重物等等，他能不能认为这十二小时的織布、紡紗、鉆孔、研磨、建筑、挖掘、打石子是他的生活的表現，是他的生活呢？恰恰相反，对于他来說，在这种活动停止以后，当他坐在飯桌旁，站在酒店柜台前，睡在床上的时候，生活才算开始。在他看来，十二小时劳动的意义并不在于織布、紡紗、鉆孔等等，而在于这是挣錢的方法，挣錢使他能吃飯、喝酒、睡觉。假如說蚕儿吐絲作茧是为了維持自己的生存，那末它就可算是一个眞正的雇佣工人了。

劳动[1]并不向来就是**商品**。劳动并不向来就是雇佣劳动、即**自由劳动**。**奴隶**就不是把他自己的劳动[2]出卖給奴隶主，正如耕牛不是向农民卖工一样。奴隶連同自己的劳动[3]一次而永远地卖給自己的主人了。奴隶是商品，可以从一个所有者手里轉到另一个所有者手里。**奴隶本身**是商品，但劳动[4]却不是**他的**商品。**农奴**只出卖自己的一部分劳动[5]。不是他从土地所有者方面領得报酬；相反地，土地所有者从他那里收取貢賦。农奴是土地的附屬品，替土地所有者生产果实。相反地，**自由工人**自己出卖自己，并且是零碎地出卖。他每天把自己生命中的八小时、十小时、十二小时、十五小时拍卖給出錢最多的人，拍卖給原料、劳动工具和生活資料的所有者，即拍卖給資本家。工人既不屬于私有者，也不屬于土地，但是他每日生命的八小时、十小时、十二小时、十五小时却屬于它的购买者。工人只要願意，就可以离开雇用他的資本家，而資本家也可以隨意辞退工人，只要工人使他不能再获得利益或者不能使他获得預期的利益，他就可以辞退。但是，工人是以出卖劳动[6]为其工資的唯一来源的，如果他不願餓死，就不能离开整个购

①②③④⑤⑥ 在1891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編者注

买者阶級即資本家阶級。工人不是屬于某一个資产者，而是屬于整个資产阶級[①]；至于工人給自己寻找一个雇主，即在資产阶級[②]中間寻找一个买主，那是工人自己的事情了。

現在，在更詳細地談論資本和雇佣劳动之間的关系以前，我們先簡短地叙述一下在决定工資时起作用的一些最一般的条件。

我們已經說过，工資是一定商品——劳动[③]的价格。所以，工資是由那些决定其他一切商品价格的規律决定的。

那末，試問：商品的价格是怎样决定的呢？

二

科倫4月5日。商品的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

它是由买主和卖主之間的竞爭即供求关系决定的。决定商品价格的竞爭是三方面的。

同一种商品，有許多不同的卖主供应。誰以最便宜的价格出卖同一質量的商品，誰就一定会战胜其他卖主，从而保証自己有最大的銷路。于是，各个卖主彼此間就进行爭夺銷路、爭夺市場的斗爭。他們每一个人都想出卖商品，都想尽量多卖，如果可能，都想由他一个人独卖，而把其余的卖主排挤掉。因此，一个人就要比另一个人卖得便宜些。于是卖主之間就发生了竞爭，这种竞爭降低他們所供应的商品的价格。

但是买主之間也有竞爭，这种竞爭反过来提高所供应的商品

① 在1891年的版本中，“不是屬于某一个資产者，而是屬于整个資产阶級”改为“不是屬于某一个資本家，而是屬于整个資本家阶級”。——編者注

② 在1891年的版本中，“資产阶級”改为“資本家阶級”。——編者注

③ 在1891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編者注

的价格。

最后，买主和卖主之間也有竞爭。前者想买得尽量便宜些，后者却想卖得尽量貴些。买主和卖主之間的这种竞爭的結果怎样，要依上述竞爭双方的对比关系怎样来决定，就是說要看是买主陣营里的竞爭激烈些呢还是卖主陣营里的竞爭激烈些。产业把两支軍队抛到战場上对峙，其中每一支軍队內部又发生內訌。战胜敌人的是內部冲突較少的那支軍队。

假定說，市場上有一百包棉花，而买主們却需要一千包。在这种情形下，需求比供应大十倍，因而买主之間的竞爭就会很激烈；他們中間的每一个人都竭力設法至少也要搞到一包，如果可能，就把一百包全都搞到手里。这个例子并不是随意虛构的。在商业史上有过这样一些棉花歉收的时期，那时几个資本家彼此結成联盟，不只想把一百包棉花都收买下来，而且想把世界上的全部存棉都收买下来。这样，在我們前述的情形下，每一个买主都力图排挤掉另一个买主，出較高的价格收买每包棉花。棉花的卖主們看見敌軍队伍里发生极剧烈的內訌，并完全相信他們的一百包棉花都能卖掉，因此他們就严防自己內部打起架来，以免在敌人竞相抬高价格的时候降低自己商品的价格。于是卖主陣营里忽然奠定了和平。他們冷靜地叉着双手，像一个人似地对抗买主；只要那些最热衷的买主出价又沒有一定的限度，那卖主的貪图也就会沒有止境了。

可見，某种商品的供应低于需求，那末这种商品的卖主中間的竞爭就会很弱，甚至于完全沒有竞爭。卖主中間的竞爭在某种程度上减弱，买主中間的竞爭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加剧。結果便是商品价格或多或少显著地上漲。

大家知道，較为常見的是产生相反后果的相反情形：供应大大

超过需求，卖主中間拚命竞爭，买主少，商品賤价拍卖。

但是，价格上漲和下跌是什么意思呢？高价和低价是什么意思呢？沙粒在显微鏡下就显得高，宝塔比起山岳来就显得低了。既然价格是由供求关系決定的，那末供求关系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让我們随便問一个資产者吧。他会像新即位的亚历山大大帝一样，馬上毫不犹豫地利用乘法表来解开这个形而上学的紐結。他会对我們說，假如我生产我出卖的这个商品的費用是一百法郎，而我把它卖了一百一十法郎（自然是在一年期滿后），那末这是一种普通的、老实的、正当的利潤。假如我在进行交換时得到了一百二十或一百三十法郎，那就是高額利潤了。假如我得到了整整二百法郎，那就会是特高的巨額利潤了。对于这个資产者来說，究竟什么是衡量利潤的尺度呢？这就是他的商品的**生产費用**。假如他拿自己的商品換来的一定数量的别种商品，其生产費用少于他的商品的生产費用，那他就算亏本了。可是假如他拿自己的商品換来的一定数量的别种商品，其生产費用大于他的商品的生产費用，那他就算贏利了。他是以**生产費用**作为零度，根据他的商品的交換价値在零度上下的度数来測定他的利潤的升降的。

由此可見，供求关系的改变，引起价格的上漲或下跌，引起高价或低价。

假如某一种商品的价格，由于供应不足或需求剧增而大大上漲，那末另一种商品的价格就不免要相应地下跌，因为商品的价格不过是以貨币来表示的别种商品和它交換的比率。举例說，假如一尺綢緞的价格从五法郎上漲到六法郎，那末白銀的价格对于綢緞来讲就下跌了，其他一切商品也都是这样，它們的价格虽然沒有改变，但比起綢緞来却是跌价了。这时若要交換得原来那么多的

綢緞，就必須拿出更多的商品。

商品价格上漲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大量資本将涌向繁荣的产业部門中去，而这种資本流入較为有利的产业部門中去的現象，要继續到該部門的利潤跌落到普通水平时为止，或者更确切些說，要继續到該部門产品的价格由于生产过剩而跌落到生产費用以下时为止。

反之，假如某一种商品的价格跌落到它的生产費用以下，那末資本就要从該种商品生产部門中流出去了。除了該工业部門已經不合时代要求，因而必然衰亡以外，該商品的生产，即該商品的供应，就要因为資本的这种外流而縮減，直到該商品的供应和需求相适应为止，就是說，直到該商品的价格重新上漲到它的生产費用水平，或者更确切些說，直到供应低于需求，即直到商品价格又上漲到它的生产費用以上为止，因为**商品的現时价格总是高于或低于它的生产費用**。

由此可見，資本是不断地从一个生产部門向另一个生产部門流出或流入的。价格高就引起資本的过分猛烈的流入，价格低就引起資本的过分猛烈的流出。

我們从另一个角度来研究問題时能够证明：不仅供应，連需求也是由生产費用决定的。可是，这样一来，我們就未免离題太远了。

我們剛才說过，需求和供应的波动，每次都把商品的价格引导到生产費用的水平。固然，**商品的实际价格始終不是高于生产費用，就是低于生产費用**；但是，上漲和下降是相互抵銷的，因此，在一定时間內，如果把工业中的資本流入和流出总合起来看，就可看出各种商品是依其生产費用而互相交換的，所以它們的价格是由生产費用决定的。

价格由生产費用决定这一点，不应当了解成像經济学家們所了解的那种意思。經济学家們說，商品的**平均价格**等于生产費用；在他們看来，这是一个規律。他們把价格的上漲被价格的下降所抵銷，而下降則被上漲所抵銷这种无政府状态的变动看作偶然現象。那末，同样也可以（另一些經济学家就正是这样做的）把价格的波动看作規律，而把价格由生产費用决定这一点看作偶然現象。可是实际上，只有在这种波动的进程中，价格才是由生产費用决定的；我們細加分析时就可以看出，这种波动起着極可怕的破坏作用，并像地震一样震撼資产阶級社会的基础。这种无秩序状态的总运动就是它的秩序。在这种产业无政府状态的进程中，在这种循环运轉中，竞爭可以說是拿一个極端去抵銷另一个極端。

由此可見，商品价格是由生产費用这样来决定的：某些时期，某种商品的价格超过它的生产費用，另一些时期，該商品的价格却下跌到它的生产費用以下，而抵銷以前超过的时期，反之亦然。当然，这不是就个别产业的产品来說的，而只是就整个产业部門来說的。所以，这同样也不是就个别产业家来說的，而只是就整个产业家阶級来說的。

价格由生产費用决定，就等于說价格由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間决定，因为构成生产費用的是：（1）原料和劳动工具①，即产业产品，它們的生产耗費了一定数量的工作日，因而也就是代表一定数量的劳动时間；（2）直接劳动，它也是以时間計量的。

一般調节商品价格的那些最一般的規律，当然也調节工資，即調节**劳动价格**。

劳动报酬忽而提高，忽而降低，是依供求关系为轉移的，依

---

① 在1891年的版本中，"劳动工具"改为"劳动工具損耗部分"。——編者注

购买劳动[①]的資本家和出卖劳动[②]的工人之間的竞爭情形为轉移的。工資的波动一般是和商品价格的波动相适应的。可是，**在这种波动的范圍内，劳动的价格是由生产費用即为創造劳动[③]这一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間来决定的。**

那末，劳动[④]本身的生产費用究竟是什么呢？

这就是为了使工人保持其为工人并把他訓练成为工人所需要的費用。

因此，某一种劳动所需要的訓练时間愈少，工人的生产費用也就愈少，他的劳动的价格即他的工資也就愈低。在那些几乎不需要任何訓练时間，只要有工人的肉体存在就行的产业部門里，为造成工人所需要的生产費用，几乎只归結为維持工人生存[⑤]所需要的商品。因此，**工人的劳动的价格是由必需生活資料的价格决定的。**

可是，这里还应該注意到一种情况。

工厂主在計算自己的生产費用，并根据生产費用計算产品的价格的时候，是把劳动工具的损耗也計算在内的。譬如說，假如一架机器值一千法郎，使用期限为十年，那末他每年就要往商品价格中加进一百法郎，以便在十年期滿时有可能用新机器来更換用坏的机器。同样，簡单劳动[⑥]的生产費用中也应加入延續工人后代的費用，即使工人阶級能够繁殖后代并用新工人来代替失去劳动能力的工人的費用。所以，工人的损耗也和机器的损耗一样，是要計算进去的。

总之，簡单劳动[⑦]的生产費用就是**維持工人生存和延續工人**

---

①②③④ 在1891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編者注

⑤ 在1891年的版本中，"生存"后面加有"及其劳动能力"。——編者注

⑥⑦ 在1891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編者注

后代的費用。这种維持生存和延續后代的費用的价格就是工資。这样决定的工資就叫做**最低工資**。这种最低工資，也和商品价格一般由生产费用决定一样，不是就**单个人**来說的，而是就**整个种屬**来說的。单个工人所得，千百万工人所得，不足以維持生存和延續后代，但**整个工人阶級的工資**在其波动范圍內则是和这个最低額相等的。

現在，我們既已讲明了調节工資以及其他任何商品的价格的最一般規律，我們就能更切近地研究我們的本題了。

三

科倫4月6日。資本包括原料、劳动工具和各种生活資料，这些东西是用以生产新的原料、新的劳动工具和新的生活資料的。資本的所有这些組成部分都是劳动的創造物，劳动的产品，**积累起来的劳动**。作为进行新生产的手段的积累起来的劳动就是資本。

經济学家們就是这样說的。

什么是黑奴呢？黑奴就是黑种人。上面的說明和这个說明是一样的。

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紡紗机是紡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資本**。脫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資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貨币**，沙糖并不是沙糖的**价格**一样。

人們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①]。他們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結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

---

① 在1891年的版本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改为"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編者注

为了进行生产，人們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圍內，才会有他們对自然界的关系①，才会有生产。

生产者相互发生的这些社会关系，他們借以互相交换其活动和参与共同生产的条件，当然依照生产資料的性質而有所不同。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軍队的整个內部組織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組成軍队并能作为軍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軍队相互間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总之，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資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謂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謂**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資产阶級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

資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資产阶級的生产关系**，是資产阶級社会的生产关系。构成資本的生活資料、劳动工具和原料，难道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不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生产出来和积累起来的嗎？难道这一切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內被用来进行新生产的嗎？并且，难道不正是这种一定的社会性質把那些用来进行新生产的产品变为**資本**的嗎？

資本不仅包括生活資料、劳动工具和原料，不仅包括物质产品，并且还包括**交换价值**。資本所包括的一切产品都是**商品**。所以，資本不仅是若干物质产品的总和，并且也是若干商品或若干交

① 在1891年的版本中，"对自然界的关系"改为"对自然界的影响"。——編者注

换价值或若干社会定量的总和。

不論我們是以棉花代替羊毛也好，是以米代替小麦也好，是以輪船代替铁路也好，只要这些体現資本的棉花、米和輪船同原先体現資本的羊毛、小麦和铁路具有同样的交換价值即同样的价格，那末資本依然还是資本。資本的肉体可以經常改变，但不会使資本性质有絲毫改变。

虽然任何資本都是一些商品即交换价值的总和，然而远不是任何一些商品即交换价值的总和都是資本。

任何一些交换价值的总和都是一个交换价值。任何单个交换价值都是一些交换价值的总和。例如，值一千法郎的一座房子是一千法郎的交换价值。值一生丁① 的一印張紙是$\frac{100}{100}$生丁的交换价值的总和。能同别的产品交换的产品就是**商品**。这些产品由以交换的一定比率就是它們的**交换价值**，如果这种比率是用貨币来表示的，就是它們的**价格**。这些产品的数量多少絲毫不能改变它們成为**商品**，或者表現**交换价值**，或者具有一定**价格**的这种性能。一株树不論其大小如何，終究是一株树。我們拿铁同别的产品交换时不是以两为单位，而是以公担为单位，难道铁作为商品，作为交换价值的性能竟会因此而改变嗎？铁作为一种商品，只是依其数量多少而具有大小不同的价值，高低不同的价格。

一些商品即一些交换价值的总和究竟是怎样成为資本的呢？

它成为資本，是由于它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即作为一种**屬于社会一部分的力量，借交换直接的、活的劳动**② 而保存下来并增殖起来。除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的阶級的存在是資本的必要前提。

---

① 在1891年的版本中，“生丁”改为“分尼”。——編者注

② 在1891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編者注

只是由于积累起来的、过去的、物化的劳动支配直接的、活的劳动，积累起来的劳动才变为資本。

資本的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劳动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它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自己并增加其交換价值的手段。

資本和雇佣劳动①是怎样进行交换的呢？

工人拿自己的劳动②换到生活資料，而資本家拿归他所有的生活資料换到劳动，即工人的生产活动，亦即創造力量。这种力量不仅能补偿工人所消費的东西，并且还使积累起来的劳动具有比以前更大的价值。工人从資本家那里得到一部分現有的生活資料。这些生活資料对工人有什么用处呢？用于直接消費。可是，如果我不把靠这些生活資料維持我的生活的一段时間用来生产新的生活資料，即在消費的同时用我的劳动創造新价值来补偿那些因消費而消失了的价值，那末我一把这些生活資料消費完，它們对于我就算是完全白耗費了。但是，工人为了换到生活資料，正是把这种貴重的再生产力量让給了資本家。因此，对于工人本身来說，这种力量是白耗費了。

举一个例子来說吧。有个农場主每天付給他的一个短工五銀格罗申。这个短工为得到这五銀格罗申，就整天在农場主的田地上干活，保証农場主能得到十銀格罗申的收入。农場主不但收回了他付給短工的价值，并且还把它增加了一倍。可見，他有成效地、生产性地使用和消費了他付給短工的五銀格罗申。他拿这五銀格罗申买到的正是一个短工的能生产出双倍价值的农产品并把

---

① 在1891年的版本中，"資本和雇佣劳动"改为"資本家和雇佣工人"。——編者注

② 在1891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編者注

五銀格罗申变成十銀格罗申的劳动和力量。短工則拿他的生产力（他正是把这个生产力让給了农場主）换到五銀格罗申，并用它們换得迟早要消費掉的生活資料。所以，这五銀格罗申的消費有两种方法：对資本家来說，是有**生产性的**，因为他用这五銀格罗申换来的劳动力使他得到了十銀格罗申；对工人来說，是**非生产性的**，因为他用这五銀格罗申换来的生活資料永远消失了，他只有再和农場主进行同样的交换才能重新取得这些生活資料的价値。**这样，資本以雇佣劳动为前提，而雇佣劳动又以資本为前提。两者相互制約；两者相互产生。**

一个棉紡織厂的工人是不是只生产棉織品呢？不是，他生产資本。他生产重新供人利用去支配他的劳动并借他的劳动創造新价値的价値。

資本只有同劳动①交換，只有引起雇佣劳动的产生，才能增加起来。雇佣劳动②只有在它增加資本，使奴役它的那种权力加强时，才能和資本交换。**因此，資本的增加就是无产阶級即工人阶級的增加。**

所以，資产者及其經济学家們断言，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千眞万确啊！工人若不受雇于資本家就会灭亡。資本若不剝削劳动③就会灭亡，而要剝削劳动④，資本就得购买劳动⑤。投入生产的資本即生产資本增殖愈快，也就是說，产业愈繁荣，資产阶級愈发財，生意愈兴隆，資本家需要的工人也就愈多，工人出卖自己的价格也就愈高。

原来，**生产資本的尽快增加**竟是工人能勉强过活的必要条件。

---

① 在1891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編者注

② 在1891年的版本中，"雇佣劳动"改为"雇佣工人的劳动力"。——編者注

③④⑤ 在1891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編者注

但是，生产資本的增加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权力的增加，就是資产阶級对工人阶級的統治力量的增加。雇佣劳动生产着对它起支配作用的他人財富，也就是說生产着同它敌对的力量——資本，而它从資本那里取得就业手段，即取得生活資料，是以雇佣劳动又会变成資本的一部分，又会变成使資本加速增殖的杠杆为条件的。

断言資本的利益和劳动的利益[①]是一致的，事实上不过是說資本和雇佣劳动是同一种关系的两个方面罢了。一个方面制約着另一个方面，就如同高利貸者和揮霍者相互依存一样。

当雇佣工人仍然是雇佣工人的时候，他的命运是取决于資本的。所謂工人和資本家的利益一致就是这么一回事。

四

科倫4月7日。 資本愈增长，雇佣劳动量就愈增长，雇佣工人人数就愈增加，一句話，受資本支配的人数就愈增多。我們且假定有这样一种最适意的情形：随着生产資本的增加，对劳动的需求也增加了，因而劳动价格即工資也提高了。

一座小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圍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滿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聳立起一座宮殿，这座小房子就縮成可怜的茅舍模样了。这时，狹小的房子証明它的居住者毫不讲究或者要求很低；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規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但是，只要近旁的宮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末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內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滿意，越发被人輕視。

---

① 在1891年的版本中，"劳动的利益"改为"工人的利益"。——編者注

工資的任何显著的增加是以生产資本的迅速增加为前提的。生产資本的迅速增加，就要引起財富、奢侈、社会需要和社会享受等同样迅速的增长。所以，工人可以得到的享受纵然增长了，但是，比起資本家的那些为工人所得不到的大为增加的享受来，比起一般社会发展水平来，工人所得到的社会满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我們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們对于需要和享受是以社会的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們的物品去衡量的。因为我們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們是相对的。

工資一般不仅是由我能够用它交换到的商品数量来决定的。工資包含着各种对比关系。

首先，工人靠出卖自己的劳动①取得一定数量的貨币。工資是不是单由这个貨币价格来决定的呢？

在十六世紀，由于美洲的发現②，欧洲流通的黄金和白銀的数量增加了。因此，黄金和白銀的价值和其他各种商品比較起来就降低了。但是，工人們出卖自己的劳动③所得到的銀币数仍和从前一样。他們的劳动的貨币价格仍然如旧，然而他們的工資毕竟是降低了，因为他們拿同样数量的銀币所交换到的別种商品比以前少了。这是促成十六世紀資本增殖和資产阶級兴盛的原因之一。

我們再举一个別的例子。1847年冬，由于歉收，最必需的生活資料（面包、肉类、黄油、干酪等等）大大涨价了。假定工人靠出卖自己的劳动④所得的貨币量仍和以前一样。难道他們的工資沒有降低嗎？当然是降低了。他們拿同样多的貨币所能换到的面包、

---

① 在1891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編者注

② 在1891年的版本中，"美洲的发現"改为"在美洲发現了更丰富和更易于开采的金矿"。——編者注

③④ 在1891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編者注

肉类等等东西比从前少了。他們的工資降低并不是因为白銀的价值減低了，而是因为生活資料的价值增高了。

我們最后再假定，劳动的貨币价格仍然未变，可是一切农产品和工业品由于使用新机器、年成好等等原因而降低了价格。这时，工人拿同样多的貨币可以买到更多的各种商品。所以，他們的工資正因为工資的貨币价值仍然未变而提高了。

总之，劳动的貨币价格即名义工資，是和实际工資即用工資实际交換所得的商品量并不一致的。因此，我們談到工資的增加或降低时，不应当仅仅注意到劳动的貨币价格，仅仅注意到名义工資。

但是，无論名义工資，即工人把自己卖給資本家所得到的貨币量，无論实际工資，即工人用这些貨币所能买到的商品量，都不能把工資所包含的各种对比关系完全表示出来。

此外，工資首先是由它和資本家的贏利即利潤的对比关系来决定的。这就是比較工資、相对工資。

实际工資所表示的是同其他商品的价格相比的劳动价格，反之，相对工資所表示的則是同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价格相比的直接劳动价格，是雇佣劳动和資本的相对价值，是資本家和工人的相互价值①。

实际工資可能仍然未变，甚至可能增加了，但是相对工資却可能降低了。假定說，一切生活資料跌价三分之二，而日工資只降低了三分之一，比方由三法郎降低到两法郎。这时，虽然工人拿这两法郎可以买到比从前拿三法郎买到的更多的商品，但是和資本家的利潤比較起来，工人的工資終究是降低了。資本家（比如，一个工厂主）的利潤增加了一法郎，換句話說，資本家拿比以前少的交換价值付給工人，而工人却得替資本家生产出比以前多的交換价值。資本的价值比劳动的价值提高了②。社会财富在資本和劳动

之間的分配更不平衡了。資本家用同样多的資本支配着更多的劳动。資本家阶級支配工人阶級的权力增加了，工人的社会地位更坏了，比起資本家的地位来又降低了一級。

决定工資和利潤在其相互关系上的降低和增加的一般規律究竟是怎样的呢？

工資和利潤是互成反比的。資本的交换价值③**即利潤愈增加，則劳动的交换价值**④**即按日工資就愈降低；反之亦然。利潤增加多少，工資就降低多少；而利潤降低多少，則工資就增加多少。**

也許有人会駁斥說：資本家贏利可能是由于他拿自己的产品同其他資本家进行了有利的交换，可能是由于开辟了新的市場或者原有市場上的需要驟然增加等等，从而对他的商品的需求量大

---

① 在1891年的版本中，恩格斯把自"反之，相对工資"以下的一段話改为："而相对工資所表示的，則是直接劳动从劳动新創造出的价值中所获得的那个同积累起来的劳动即資本从这种价值中所取得的份額相比的份額。

上面，在第14頁［見本书第15頁。——編者注］上，我們說过："工資不是工人在他所生产的商品中占有的一份。工資是原有商品中由資本家用以購买一定量的生产劳动力的那一部分。"但是，資本家要从卖出由工人創造的产品所得的進款中再补償这笔工資。資本家在补償这笔工資时，照例要在扣除生产費用后，还有若干剩余，即还有利潤。工人所生产的商品的銷售价格，对資本家来說可分为三部分：**第一**，补償他所墊支的原料价格和他所墊支的工具、机器及其他劳动資料的損耗；**第二**，补償資本家所墊支的工資；**第三**，这些費用以外的余額，即資本家的利潤。第一部分只是补償原已存在的价值；很清楚，补償工資的那一部分和构成資本家利潤的余額完全是从工人劳动所創造出来的并附加到原料价值上去的新价值中得来的。而在这个意义上說，为了把工資和利潤加以比較，我們可以把两者都看成是工人生产的产品中的份額。"——編者注

② 在1891年的版本中，"資本的价值比劳动的价值提高了"改为"資本所得的份額比劳动所得的份額提高了"。——編者注

③ 在1891年的版本中，"資本的交換价值"改为"資本的所得份額"。——編者注

④ 在1891年的版本中，"劳动的交換价值"改为"劳动的所得份額"。——編者注

为增加；所以，一个資本家所得利潤的增加可能是由于损害了其他資本家的利益，而与工資即劳动[1]的交換价值的涨落无关；或者，資本家所得利潤的增加也可能是由于改进了劳动工具，采用了利用自然力的新方法等等。

首先必須承认，所得出的結果依然是一样的，只不过这是經过相反的途徑得出的。固然，利潤的增加不是由于工資的降低，但是工資的降低却是由于利潤的增加。資本家用同一数量的劳动[2]，购得了更多的交換价值，而对这个劳动却沒有多付一文。这就是說，劳动所得的报酬同它使資本家得到的純收入相比却减少了。

此外，我們还应提醒，无論商品价格如何波动，每一种商品的平均价格，即它同别种商品相交換的比率，总是由它的生产費用决定的。因此，資本家相互間的盈亏得失必定在整个資本家阶級范圍內互相抵銷。改进机器，在生产中采取利用自然力的新方法，使得在一定的劳动时間內，用同样数量的劳动和資本可以創造出更多的产品，但絕不是創造出更多的交換价值。如果我用紡紗机能够在一小时內生产出比未发明这种机器以前的产量多一倍的紗，比方从前为五十磅，現在为一百磅，那末我用这一百磅紗交換所得[3]的商品，并不比以前用五十磅交換到的多些，因为紗的生产費用減低了一半，或者說，因为現在我用同样多的生产費用能够生产出比以前多一倍的产品。

最后，不管資本家阶級即資产阶級（一个国家的也好，整个世界市場的也好）相互之間分配生产所得的純收入的比率如何，这个

---

① 在1891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編者注

② 在1891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別人的劳动"。——編者注

③ 在1891年的版本中，在"所得"之后还有"平均起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間內"一句話。——編者注

純收入的总額归根到底只是活劳动[1]加到全部积累起来的劳动上去的那个数額。所以，这个总額是按劳动增殖資本的比率，即按利潤比工資增加的比率增长的。

可見，即使我們单只在**資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这个范圍內**观察問題，也可以知道**資本的利益和雇佣劳动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

資本的迅速增加就等于利潤的迅速增加。而利潤的迅速增加只有在劳动的交換价值[2]同样迅速下降，相对工資同样迅速下降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即使在实际工資同名义工資即劳动的貨币价值同时增加的情况下，只要实际工資不是和利潤同等地增加，相对工資还是可能下降的。比如說，在經济兴旺的时期，工資提高5%，而利潤却提高30%，那末比較工資即相对工資**不是增加，而是減少了**。

所以，一方面工人的收入在資本迅速增加的情况下也有所增加，可是另一方面横在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社会鴻沟也同时扩大，而資本支配劳动的权力，劳动对資本的依賴程度也随着增大。

所謂資本迅速增加对工人有好处的論点，实际上不过是說：工人把他人的財富增殖得愈迅速，落到工人口里的殘羹剩飯就愈多，能够获得工作和生活下去的工人就愈多，依附資本的奴隶人数就增加得愈多。

这样我們就看出：

即使**最有利于工人阶級的情势**，即使**資本的尽快增加**如何改善了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也不能消灭工人的利益和資产者即資本家的利益之間的对立状态。**利潤和工資仍然是互成反比的**。

假如資本增加得迅速，工資是可能提高的；可是資本家的利潤

---

① 在1891年的版本中，"活劳动"改为"直接劳动"。——編者注

② 在1891年的版本中，"劳动的交換价值"改为"劳动价格"。——編者注

增加得更迅速无比。工人的物质生活改善了，然而这是以他們的社会地位的降低为代价換来的。横在他們和資本家之間的社会鴻沟扩大了。

最后：

所謂生产資本的尽快增加是对雇佣劳动最有利的条件这种論点，实际上不过是說：工人阶級愈迅速地扩大和增加敌对它的力量，即愈迅速地扩大和增加支配它的他人財富，它就能在愈加有利的条件下重新为資产阶級增殖財富、重新为資本加强权力而工作——这样的工作无非是它本身在鑄造金鎖鏈，让資产阶級用来牵着它走罢了。

五

科倫4月10日。然而，是不是像資产阶級的經济学家們所說的那样，**生产資本的增加真的和工資的提高**密不可分呢？我們不应当听信他們的話。我們甚至于不能相信他們的这种說法：似乎資本长得越肥，它的奴隶也吃得越好。資产阶級太开明了，太会打算了，它没有封建主的那种以奴僕的衣着华丽夸耀于人的偏見。資产阶級的生存条件迫使它錙銖必較。

因此我們就应当更仔細地研究一个問題：

生产資本的增长是怎样影响工資的？

如果資产阶級社会的生产資本整个說来是在不断增长，那末劳动的积累就是**更多方面**的了。資本的数目和資本的数額① 日益增加。資本的增殖加剧**資本家之間的竞爭**。資本数額的增加，就

① 在1891年的版本中，"資本的数目和資本的数額"改为"資本家的数目和他們的資本的数額"。——編者注

使得有可能把装备着火力更猛烈的斗爭武器的更强大的工人大軍拋入产业战場。

一个資本家只有在自己更便宜地出卖商品的情况下，才能把另一个資本家逐出战場，并占有他的資本。可是，要能够賤卖而又不破产，他就必須廉价生产，就是說，必須尽量增加劳动的生产力。而增加劳动的生产力的首要办法是**更細地分工**，更全面地运用和經常地改进**机器**。內部实行分工的工人大軍愈龐大，应用机器的規模愈广大，生产費用相对地就愈迅速縮減，劳动就更有效率。因此，資本家之間就发生了各方面的竞爭：他們竭力設法扩大分工和增加机器，并尽可能大規模地使用机器。

可是，假如某一个資本家由于更細地分工、更多地采用新机器并改进新机器，由于更有利和更广泛地利用自然力，因而有可能用同样多的劳动或积累起来的劳动生产出比他的竞爭者更多的产品（即商品），比如說，在同一劳动时間內，他的竞爭者只能織出半尺麻布，他却能織出一尺麻布，那末他会怎样办呢？

他可以继續按照原来的市場价格出卖每半尺麻布，但是这样他就不能把自己的敌人逐出战場，就不能扩大自己的銷路。可是随着他的生产的扩大，他对銷路的需要也增加了。固然，他所采用的这些更有力更貴重的生产資料**使**他**能够**廉价出卖商品，但是这种生产資料又**使**他**不得不**出卖更多的商品，为自己的商品爭夺更**大**得多的市場。因此，这个資本家出卖半尺麻布的价格就要比他的竞爭者便宜些。

虽然这个資本家生产一尺麻布的費用并不比他的竞爭者生产半尺麻布的費用多，但是他不会以他的竞爭者出卖半尺麻布的价格来出卖一尺麻布。不然他就占不到任何便宜，而只是通过交换把自己的生产費用收回罢了。如果他的收入終究还是增加了，那

只是因为他动用了更多的資本，而不是因为他的資本比别人的資本更多地增加了自己的价值。而且只要他把他的商品价格定得比他的竞爭者低百分之几，他追求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他压低价格就能把他的竞爭者挤出市場，或者至少也能夺取他的竞爭者的一部分銷路。最后，我們再提一下，現时价格总是高于或低于生产費用，这取决于該种商品是在产业的旺季出卖的还是在淡季出卖的。一个采用了生产效能更高的新生产資料的資本家所能得到的超出他的实际生产費用的百分率，是依每尺麻布的市場价格高于或低于迄今的一般生产費用为轉移的。

可是，这个資本家的特权不会长久，因为同他竞爭的資本家也会采用同样的机器，实行同样的分工，并以同样的或更大的規模采用这些机器和分工。这些新措施将得到广泛的推广，直到麻布价格不仅跌到原先的生产費用以下，而且跌到新的生产費用以下为止。

这样，資本家的相互关系又会像采用新生产資料以前那样了；如果說他們由于采用这种生产資料曾經能够用以前的价格供給加倍的产品，那末現在他們已不得不按低于以前的价格出卖加倍的产品了。在这种新生产費用的水平上，同样一場鈎心斗角的斗爭又重新开始。又有人实行更細的分工，又有人增加机器数量，利用这种分工的范围和采用这些机器的規模日益扩大。而竞爭又对这个結果发生反作用。

由此可見，生产方式和生产資料总在不断变更，不斷革命化；分工必然要引起更进一步的分工；机器的采用必然要引起机器的更广泛的采用；大規模的生产必然要引起更大規模的生产。

这是一个規律，这个規律一次又一次地把資产阶級的生产甩出原先的軌道，并迫使資本加强劳动的生产力，因为它以前就加强过劳动的生产力；这个規律不让資本有片刻的停息，老是在它耳边

催促説：前进！前进！

这个規律正就是那个在商业的周期性波动中必然使商品价格和商品生产費用趋于一致的規律。

不管一个資本家运用了效率多么高的生产資料，竞爭总使这种生产資料的采用成为普遍的現象，而当这种生产資料的采用一旦成为普遍的現象时，他的資本具有更大效率的唯一后果就只能是：要取得原有的价格，他就必須供給比以前多十倍、二十倍、一百倍的商品。可是，因为現在他必須售出也許比以前多一千倍的商品，才能靠增加所售产品数量的办法来弥补由于售价降低所受的損失；因为他現在必須卖出更多的商品不仅是为了得到利潤①，并且也是为了抵补生产费用（我們已經說过，生产工具本身也日益昂貴）；因为此时这种大量出卖不仅对于他而且对于他的竞爭对方都成了生死問題，所以先前的斗爭就因已經发明的生产資料的生产效率愈大而愈殘酷无情地激烈起来。所以，分工和机器的采用又将以更大得无比的規模发展起来。

不管已被采用的生产資料的力量多么强大，竞爭总是要把資本从这种强大力量中得到的黃金果实夺去，使商品的价格降低到生产费用的水平；也就是說，只要有可能更廉价的生产，即有可能用同一数量的劳动生产更多的产品，竞爭就使廉价生产即按原先价格供給日益增多的产品数量成为确定不移的規律。可見，資本家努力的結果，除了必須在同一劳动时間內生产出更多的商品以外，換句話說，除了使他的資本的价値增殖的条件悪化以外，并沒有得到任何好处。因此，虽然竞爭經常以其生产费用的規律追使資本家坐臥不宁，把他制造出来对付竞爭者的一切武器倒轉来針

① 在1891年的版本中，"得到利潤"改为"得到更多的利潤"。——編者注

对着他自己，但資本家总是想方設法在竞爭中取胜，孜孜不倦地采用价錢較貴但能进行廉价生产的新机器，实行新分工，以代替旧机器和旧分工，并且不等到竞爭使这些新措施过时，就这样做了。

現在我們若是想像一下这种狂热的激发状态同时籠罩了整个世界市場，那我們就会明白，資本增殖、积累和集聚的結果，如何导向了不断地、日新月異地、更大規模地实行分工，采用新机器，改进旧机器。

这些同生产資本的增殖分不开的情况又怎样影响工資的确定呢？

更进一步的分工使一个工人能做五个、十个乃至二十个人的工作，因而就使工人之間的竞爭加剧五倍、十倍乃至二十倍。工人中間的竞爭不只表現于一个工人把自己出卖得比另一个工人賤些，而且还表现于一个工人做五个、十个乃至二十个人的工作。而資本所实行的和經常扩展的分工就迫使工人进行这种竞爭。

其次，分工愈細，劳动就愈簡单化。工人的特殊技巧失去任何价值。工人变成了一种簡单的、单調的生产力，就不需要体力上或智力上的特别本事和技能了。他的劳动成为人人都能从事的劳动了。因此，工人受到四面八方的排挤；我們还要提醒一下，一种工作愈簡单，就愈容易学会，为学会这种工作所需要的生产費用愈少，工資也就愈降低，因为工資像一切商品的价格一样，是由生产費用决定的。

总之，劳动愈是不能給人以乐趣，愈是令人生厌，竞爭也就愈激烈，工資也就愈减少。工人想維持自己的工資总額，就得多劳动：多工作几小时或者在一小时內造出更多的产品。这样一来，工人为貧困所迫，就愈加重分工的极危险的后果。結果就是：**他工作得愈多，他所得的工資就愈少。**这里的原因很簡单：他工作得愈

多，他給自己的工友們造成的竞爭就愈激烈，因而就使自己的工友們变成他自己的竞爭者，这些竞爭者也像他一样按同样恶劣的条件出卖自己。所以，原因同样很简单，他归根到底是**自己給自己，即自己給作为工人阶級一員的自己**造成竞爭。

机器也发生同样的影响，而且影响的规模更大得多，因为机器用不熟练的工人代替熟练工人，用女工代替男工，用童工代替成年工；因为在最先使用机器的地方，机器就把大批手工工人抛到街头上去，而在机器日益完善、改进或为生产效率更高的机器所替换的地方，机器又把一批一批的工人排挤出去。我們在前面大略地描述了資本家相互間的产业战爭。**这种战爭有一个特点，就是致胜的办法与其說是增加劳动大軍，不如說是減少劳动大軍。統帅們即資本家們相互竞賽，看誰能解雇更多的产业士兵。**

不錯，經济学家們告訴我們說，似乎因采用机器而成为多余的工人可以在新的工业部門里找到工作。

他們不敢干脆地肯定說，在新的劳动部門中找到栖身之所的就是那些被解雇的工人。事实最无情地粉碎了这种謊言。其实，他們不过是肯定說，在**工人阶級的其他組成部分**面前，譬如說，在一部分已准备进入那种衰亡的产业部門的青年工人面前，出現了新的就业門路。这对于不幸的工人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資本家老爷們是不会缺少可供剝削的新鮮血肉的，于是他們就让死人們去埋葬自己的尸体。这种安慰，与其說是对工人的安慰，不如說是对資本家本身的安慰。要知道，假若机器消灭了整个雇佣工人阶級，那末資本的最可怕的时刻就会到来，因为資本沒有雇佣劳动就不再成为資本了！

就假定那些直接被机器从一个产业部門排挤出去的工人以及原已指望受雇于該产业部門的那一部分青年工人**都能找到新工**

作。是否可以相信新工作的报酬会和已失去的工作的报酬同样高呢？要是这样，那就是違反了一切經济規律。我們說过，現代产业經常是用簡单的和低級的工作来代替較复杂和較高級的工作的。

既是这样，被机器从一个产业部門排挤出去的一大批工人若不甘願領取更低更坏的报酬，又怎能在别的部門找到栖身之所呢？

有人說制造机器本身的工人是一种例外。他們說，既然产业需要并使用更多的机器，机器的数量就必然增加，因而机器的生产也必然增加，而在这个生产部門中工作的工人人数也必然随之增加；况且这个产业部門的工人是熟练工人，而且还是受过教育的工人。

从1840年起，这种原先也只有一半正确的論点已經毫无正确的影子了，因为机器生产部門也完全和棉紗生产部門一样，日益多方面地采用机器，而机器生产部門的工人，比起极完善的机器来，只能起着极不完善的机器的作用。

可是，在一个男工被机器排挤出去以后，工厂方面也許会雇佣三个童工和一个女工！难道先前一个男工的工資不是应該足够养活三个孩子和一个妻子嗎？难道先前最低工資不是应該足够維持工人生活和繁殖工人后代嗎？資产阶級爱說的这些話在这里究竟证明了什么呢？只证明了一点：現在要得到維持一个工人家庭生活的工資，就得消耗比以前多三倍的工人生命。

总括起来說：生产資本愈增加，分工和采用机器的范圍就愈扩大。分工和采用机器的范圍愈扩大，工人之間的竞爭就愈剧烈，他們的工資就愈減少。

加之，工人阶級还从較高的社会阶层中得到补充；降落到无产

阶級队伍里来的有大批小产业家和小食利者，他們除了赶快跟工人一起伸手乞求工作，毫无别的办法。这样，伸出来乞求工作的手像森林似地愈来愈稠密，而这些手本身则愈来愈消瘦。

不言而喻，小产业家是支持不住这种战爭①的：这种战爭的首要条件之一就是生产的規模經常扩大，也就是說必須要做大产业家而絕不能做一个小产业家。

当然，还有一点也是用不着进一步說明的：資本愈增殖，資本的总量和数目愈增加，資本的利息也就愈減少；因此，小食利者就不可能再依靠利息来維持生活，必須投到产业方面去，即补充小产业家的队伍，从而增加无产者的候补人数。

最后，上述发展进程愈迫使資本家以日益扩大的規模使用既有的巨大的生产資料，并为此而动用一切信貸机构，而“地震”②也来得愈来愈頻繁，在每次地震中，商业界只是由于埋葬一部分財富、产品以至生产力才維持下去，——也就是說，危机来得愈益剧烈了。这种危机之所以来得愈頻繁和愈剧烈，就是因为随着产品总量的增加，亦即随着对扩大市場的需要的增长，世界市場变得愈加狹窄了，剩下可供搾取的市場③愈益減少了，因为先前发生的每一次危机都把一些新市場或以前只被微微搾取过的市場卷入了世界貿易。但是，資本不光靠剝削劳动来生活。像显貴的野蛮的奴隶主一样，資本也要他的奴隶們陪葬，即在危机时期要使大批的工人死亡。由此可見：**如果說資本增长得迅速，那末工人之間的竞爭就增长得更迅速无比，就是說，資本增长得愈迅速，工人阶級的就业**

① 在1891年的版本中，“战爭”改为“斗爭”。——編者注

② 在1891年的版本中，“地震”改为“产业方面的地震”。——編者注

③ 在1891年的版本中，“市場”改为“新市場”。——編者注

手段即生活資料就相对地縮減得愈厉害；虽然如此，資本的迅速增长对雇佣劳动却是最有利的条件。

（待續）[2]

卡·馬克思根据他在1847年12月下半月所做的讲演写成
載于1849年4月5—8日和11日"新萊茵报"第264—267号和第269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附　　录

卡·馬克思

工　　資[3]

[A]

下列各点已經闡明：

(1) 工資 = 商品的价格。

因此，工資的确定大体上是与一般的价格的确定相一致的。

人的活动 = 商品。

生命的表現——生命活动——只是手段；与这种活动分开的生存才是目的。

(2) 和商品一样，工資是由竞爭决定的，是由需求和供应决定的。

(3) 供应本身取决于生产費用，即取决于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間。

(4) 利潤和工資成反比。其經济生活表現在利潤和工資中的两个阶級的对立。

(5) 爭取提高或降低工資的斗爭。工人的联合。

(6) 劳动的平均价格或正常价格（最低工資）只是对工人阶級而不是对个别工人发生效力的。工人們为保持工資而联合起来。

(7) 取消賦稅和保护关稅，縮減軍队等对工資的影响。平均确定的最低工資 = 必需的生活資料的价格。

[B]

补　充

I. 阿特金森

1. *Handloomweavers*〔在手織机上工作的紡織工人〕。（每天工作十五小时。）（这种工人有五十万。）[4]

“手工織工所处的貧困状态是所有从事这类劳动的人的必然遭遇，因为这种劳动容易学会，而且常有被較便宜的生产資料所排挤的危險。在供应量如此之大的情况下，需求的暫时縮减就要引起危机。一个劳动部門变得无用而另一个劳动部門又随之产生，这种情况会招致暫时的苦难。以印度达卡地区的手工織工为例：由于英国机器的競爭，他們不是餓死，便是被迫返回农业生产。”（摘自1835年7月包林博士在下院的演說。）[5]

（利用这个从一种职业向另一种职业轉移的例子来与糟透了的自由貿易論者論战。[6]）

2. 关于人口論再談几句。

3. 分工的变化和更加細密对确定工資的影响。

II. 卡萊尔

1. 不仅应当考虑 wages〔工資〕的数量。在质量方面它也发生变化，由意外的情况所决定。

2. 工資的优点是：只有必要性、利益、生意才把工人和雇主联結起来。已經絲毫沒有像中世紀那种宗法制的东西了。

济貧法，消灭鼠患，chargeable labourers[7]。

3. 絕大部分劳动不是 skilled labour〔熟练劳动〕。

4. 馬尔薩斯主义者和經济学家們的全部理論归納起来是：工人节制生育，就能縮减需求。

III. 麦克庫洛赫

“工人所挣得的日工資，等于叫做人的机器的所有主所获得的普通利潤量，这里还包括为了 to replace das wear und tear of the machines〔补偿机器的損耗〕，也就是为了以新工人代替老工人和已失去工作能力的工人所必需的款額。”[8]

IV. 約翰·威德

1. “如果目的是要使工人成为能够在該項工作中提供最大量劳动的机器，那末，更有效的方法莫过于分工了。”[9]

2. 工資的降低就使得工人不是减少自己的开支，便是提高自己劳动的生产率，例如，在使用机器的工厂中（一般情况也是如此），他們要工作更多的时数，或者——手工业者、手工織工等——在同一小时內要生产更多的东西。而正是由于他們的工資降低了，因为需求縮减了，所以他們是在不利的时刻增加供应量。結果工資更加降低，而資产者随后赶来說道：“要是只这些人希望工作才好呢！”

3. 一般說来，不能有**两种市場价格**，正是**更低**的市場价格（在质量相同的情况下）占上風，这是普遍規律。

假定有一千个同样熟练的工人；五十个失业；在这种情况下，价格不是由九百五十个在业者决定，而是由五十个失业者决定的。

但是，这种**市場价格**規律对劳动这一商品比对其他商品的影响更加厉害，因为工人不能把自己的商品儲藏在仓庫里，只能出卖

自己的生命活动，否则，就要因失去生活資料而死亡。

劳动这一出卖的商品不同于其他商品的地方，特别在于：它具有暂时的性质，不能把它蓄积起来，它的供应不能像其他产品那样容易增加或減少。

4. 資本家的人道就在于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购买尽可能多的劳动。农业工人夏季比冬季收入多，虽然冬季他們需要更多的食物和燃料，需要更暖和的衣服。

5. 例如，取消星期日对工人来說，純粹是損失。雇主們竭力这样来降低工資：他們保持工資的名义数額，却强迫工人多劳动比如十五分钟，縮短吃午飯的时間等等。

6. 工資由时尙、季节的更換和商业行情的波动来决定。[10]

7. 如果一个被机器排挤出去的工人轉到别的劳动部門去，那末这照例是更坏的部門。他永远也不能恢复自己以前的那种状况了。

机器和分工以更低廉的劳动代替高价的劳动。

有人向工人建議：

(1) 开办储蓄銀行；(2)尽可能学会各种劳动(这样一来，在一个劳动部門中出現工人供应过剩現象，就会立即波及一切部門)。

8. 在萧条时期：

(a)停止工作；(b)降低工資；(c)每周的工作日减少，工資照旧[11]。

9. 关于 combinations of trade〔工会組織〕，应該指出：

(1) 工人的开支（費用）。由于联合的結果而有机器的发明。另一种分工。降低工資。工厂往别的地区 Déplacement〔迁移〕。

(2) 如果他們全都做到使工資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以致使利潤降低到大大低于别国的平均利潤以下或者使資本增长較慢，

那末，一国的工业就要破产，而工人就要和雇主一起破产，甚至更坏。

———

虽然降低某种赋税不能使工人得到任何好处，可是增加赋税却损害工人的利益。在资产阶级发达的国家中，赋税增加的好的一面在于：小农和小私有者（手工业者等）会因此而纷纷破产，并被抛入工人阶级的队伍。

———

爱尔兰人在英国，德国人在亚尔薩斯对工资的影响。

V. 拜比吉

Trucksystem[12]。

VI. 安得魯·尤尔[13]

現代工业的普遍原則：以童工代替成年工，以非熟练工人代替熟练工人，以女工代替男工。

———

工資平均化。現代工业的主要特征。

VII. 罗西[14]

罗西先生认为：

工厂主預先支付給工人的只是工人所应得的那部分产品，因为工人不能等到产品出卖。这是一种投机，直接跟生产过程沒有任何关系。如果工人自己能把自己养活到产品卖出的时候，那末他作为 associé〔股东〕也将得到自己的一份。

所以，工資同資本和土地不一样，它不是产品的构成部分。它

只不过是我們社会状态的一种偶然标志，一种形式。工資不包含在資本之內。

工資不是生产所絕对必需的要素。在另一种劳动組織之下，它可能消失。

[VIII.]舍尔比利埃

1.“生产資本的增加不一定会引起用于工人 approvisionnement〔生活費〕的份額的增加。原料和机器的数量可能不断增加，而用于工人 approvisionnement 的份額則可能日益減少。

劳动的价格取决于：(a)生产資本的絕对数量；(b)資本的各种成分之間的对比关系。这是工人的意志不能給予任何影响的两件社会事实。

2.与其說是工人的絕对消費量，不如說是工人的相对消費量决定他的生活幸福或是不幸。在必要的消費的范圍以外，我們享受的价值实质上是相对的。”[15]

———

在談到工資的降低或提高的时候，永远也不应該忽視整个世界市場和各个国家工人的状况。

———

制定公平工資的平均主义的和其他的尝試。

———

最低工資本身也在变化并愈来愈降低。以燒酒为例。

[IX.]布雷

储蓄銀行[16]

掌握在专制制度和資本手中的一种有三重意义的工具。

1. 貨币流回国家銀行，銀行再貸給資本家，賺取利潤。

2. 政府套在工人阶級很大一部分人的脖子上的一条金鎖鏈。

3. 此外，經过这种途徑，資本家本人又掌握了一种新武器。

工資一旦降低，就永远不能再提高到原来的水平。絕对工資和相对工資。

[C]

I. 生产力的提高对工資有什么影响？

(見 VI, 3.)①

机器；分工。

劳动日益簡单化。劳动的生产費用日益減少。劳动变得日益低廉。工人之間的竞爭日益加剧。

从一个部門轉向另一个部門。关于这一点，包林博士自己1835年在議会里談到印度达卡地区的手工織工。

工人被排挤出去而从事的新的劳动比以前的更坏；更具有从屬性。成年工的劳动由童工的劳动代替，男工的劳动由女工的劳动代替，較熟练的工人的劳动由不大熟练的工人的劳动代替。

不是增加劳动时数，便是降低工資。

工人之間的竞爭，不仅在于一个人把自己卖得比另一个人便宜些，而且在于一个人要做两个人的工作。

生产力提高的后果一般是：

(a)工人的状况与資本家的状况相比，相对恶化，享受的价值

---

① 見本书第56—62頁。——編者注

也是相对的。要知道享受本身不是别的，而是社会的享受、关系、对比；

（b）工人成为愈来愈片面的生产力，它要以尽可能少的时間生产尽可能多的东西。熟练劳动愈来愈变成簡单劳动；

（c）工資愈来愈以世界市場为轉移，而工人的状况也愈来愈不稳定；

（d）在生产資本中，用于机器和原料的份額的增长要比用于工人 approvisionnement〔生活費〕的份額的增长快得多。所以，生产資本的增加并不使对劳动的需求也相应地增加。

工資取决于：

（α）生产資本总量；

（β）生产資本各个构成部分之間的对比关系。

工人对前者和后者都沒有任何影响。

（如果沒有工資的波动，工人就不会从文明的发展中得到任何好处，他的状况就会始終不变。）

关于工人和机器的竞爭应該指出，从事手工劳动的工人（例如手工棉織工人）比直接在工厂里做工的使用机器的工人更苦。

新生产力的任何发展同时也成为反对工人的武器。例如，交通工具的一切改进都加剧不同地区工人的竞爭，使地方性竞爭成为全国性竞爭，等等。

一切商品都减价，而最必需的生活資料却不减价，其結果便是：工人穿上破衣烂衫，他的貧困蒙上文明的色彩。

II. 工人和企业主之間的竞爭

（α）为了确定相对工資，应該指出，一个塔勒对于工人和一个塔勒对于企业主有不同的价值。工人不得不以更貴的价格买更坏

的东西。他的一个塔勒能买到的商品，不像企业主的一个塔勒所能买到的那样多，那样好。工人不得不成为揮霍者，違反一切經济原則来进行买卖。这里我們一般应該指出，我們所指的只是一个方面，即工資本身。可是，只要工人开始以自己的劳动价格交换其他商品，对他的剝削就又重新开始。

Epiciers〔小店主〕、当鋪老板、房东——tout le monde l'exploite encore une fois〔所有的人都要再一次地剝削他〕。

（β）企业主掌握着就业手段［Beschäftigungsmittel］，也就是掌握着工人的生活資料，就是說，工人的生活依賴于他；好像工人甚至把自己的生命活动也降低为单純的謀生手段了。

（γ）劳动这一商品与其他商品相比有很大的缺点。对于資本家来說，同工人竞爭，只是利潤問題，对工人来說，則是生存問題。

劳动这一商品有比其他商品更暫时的性质。它不能蓄积起来。它的供应不能像其他商品那样容易增加或減少。

（δ）工厂管理制度。住宅立法。Trucksystem〔实物工資制〕，在这种制度下，企业主用提高商品价格而不改变名义工資的办法来欺騙工人。

III.工人彼此之間的竞爭

（a）根据普遍的經济規律，不可能有两种市場价格。在一千个同样熟练的工人中，决定工資的不是九百五十个在业工人，而是五十个失业工人。爱尔兰人对英国工人状况和德国人对亚尔薩斯工人状况的影响。

（b）工人們的相互竞爭，不仅表現在一个人願意以比其他人更便宜的工資提供自己的劳动，而且表現在一个人願意做两个人的工作。

未婚工人对已婚工人的优越性等。

农村工人和城市工人之間的竞爭。

IV. 工資的波动

工資发生波动的原因：

1. 时尚的变化。

2. 季节的更换。

3. 商业行情的波动。

在发生危机时，

（α）工人势必限制自己的开支，或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即工作更多的时間或在同一小时內制造出更多的产品。但是，他們的工資既然降低了，因为对他們制出的产品的需求縮減了，所以他們就使供应对需求的关系变得更加不利，那时資产者就說：只要这些人願意工作就行！于是，由于工人过度辛劳，工人的工資更加降低。

（β）在危机期間：

完全失业。工資降低。工資照旧[17]和工作日数減少。

（γ）在历次危机中，对工人是下述的循环运动：

企业主无法給工人工作，是因为他无法卖出自己的产品。他无法卖出自己的产品，是因为他找不到买主。他找不到买主，是因为工人除了自己的劳动以外沒有什么可进行交换的，正因为这样，他們无法交换自己的劳动。

（δ）至于談到提高工資，那末应該指出，任何时候都必須注意到世界市場，如果其他国家工人失业了，提高工資就会成为泡影。

V. 最低工資

1. 工人所得的日工資是他的机器即他的肉体給他这个所有主

带来的利潤。其中包括为补償該机器的 wear und tear〔損耗〕或者也就是为以新工人代替丧失了工作能力的老工人所必需的款額。

2. 最低工資所产生的結果是：例如，取消星期日对工人来說純粹是損失。他必須在更加惡劣的条件下掙得工資。这就是拥护取消星期日例假的誠实的慈善家們的目的。

3. 虽然平均最低工資是由最必需的生活資料本身的价格所决定的，但还是应該指出：

第一，不同国家的最低額各不相同，例如，爱尔兰的馬鈴薯[18]。

第二，不仅如此。最低額本身有自己的历史运动，它愈来愈降低到絕对最少的水平。以燒酒为例。最初用葡萄渣釀制，后来用谷物，再以后用馬鈴薯酒精。

促使最低額达到眞正最低的水平的不仅是

1. 机器生产普遍发展，分工，工人之間的竞爭不断加剧并摆脫了地域限制；而且是

2. 賦稅的增加和国家預算支出的增加，因为，我們已經說过，取消某种賦稅不会使工人得到任何好处，可是在最低工資还沒有降低到极限数額以前，实行任何新稅都会損害工人的利益。而这种情况在所有公民关系发生紊乱和困难的情况下都会发生。同时还应指出，賦稅的增加会加速小农、小資产者和手工业者的破产。

例子——解放战爭[19]以后的时期。生产出更低廉的产品和代用品的工业的发展。

3. 这种最低額使各国趋于平衡。

4. 工資一旦降低，以后就是再提高，也永远不能达到原来的水平。

总之，在发展过程中，工資双重地下降：

第一，相对地，对一般財富的发展来說。

第二，絕对地，因为工人所换得的商品量愈来愈减少。

5. 在大工业的发展过程中，时間愈来愈成为商品价值的尺度，因而也成为工資的尺度。与此同时，随着文明的发展，劳动这一商品的生产愈来愈低廉，所花費的劳动时間也愈来愈少。

农民还有空閑时間，还可以有輔助收入。但是，大工业（不是工場手工业）消灭这种宗法制状态。这样一来，工人生活即生存的每一时刻都愈来愈成为交易的对象。

（現在还有下列几节：

1. 关于改善工人状况的建議。馬尔薩斯、罗西等。蒲魯东、魏特林。

2. 工人的联合。

3. 雇佣劳动的积极意义。）

VI. 改善生活状况的建議

1. 最喜欢提出的建議之一是儲蓄銀行制度。

我們絕不认为有必要讲，工人阶級的絕大部分人沒有可能儲蓄。

目的——至少儲蓄銀行的眞实經济意义——像人們所說的，应該在于：工人出于自己的远見和明智而把对劳动有利的时間和不利的时間均衡起来，即在工业变动的周期循环中这样支配自己的工資，就是使他們的开支实际上永远不超过最低工資，不超过生活最必需的开支。

但是，我們看到，工資的波动不仅正好使工人革命化，而且如果工資与最低額比較沒有暂时的增加，工人就会完全置身于整个生产的发展、社会財富的增殖和文明的成就之外，因而对他來說就沒有获得解放的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自己必定会把自己变成資产阶級的計算机，把吝嗇作为常規，使赤貧生活具有經常不变的性质。

除此以外，儲蓄銀行制度是专制制度的一种有三重意义的工具：

（α）儲蓄銀行是政府套在工人阶級很大一部分人的脖子上的一条金鎖鏈。这样，这些工人不仅会感到保存現存制度有好处。不仅工人阶級的两部分——参加儲蓄銀行的一部分和沒有参加儲蓄銀行的一部分之間发生分裂。这样，工人自己就把保存奴役他們的現存的社会組織的武器送到自己敌人的手上。

（β）貨币流回国家銀行，再被后者貸給資本家，銀行和資本家分攤利潤，因此，由于人民以极少的利息把貨币貸放給他們（只是由于这种集中，这些貨币才成为工业发展的有力杠杆），这就增加了他們的資本，扩大了他們对人民的直接統治权。

2.資产阶級喜欢提出的另一个建議是**教育**，尤其是**全面的生产教育**。

（α）我們不打算指出一个荒謬的矛盾，就是現代工业愈来愈以不需受任何教育就干得了的簡单劳动代替复杂劳动；我們也不打算指出，現代工业日益迫使七岁以上的儿童从事机器劳动，不仅使他們成为資产阶級的收入的来源，而且成为他們双亲即无产者收入的来源；工厂管理制度使学校教育法失效，普魯士就是一个例子；我們也不打算指出，即使工人受到智力教育，这种教育对他的工資也毫无直接影响；教育一般說来取决于生活条件，資产者认为道德教育就是灌輸資产阶級的原則，而且資产阶級沒有使人民受到眞正教育的經費，即使有这笔經費，它也不肯使用。

我們只来着重指出一个純粹經济的观点。

（β）慈善的經济学家們所主張的教育的眞正目的是这样的：

使每个工人熟悉尽可能多的劳动部門，以便他一旦因工厂采用新机器或分工发生变化而被抛出一个部門时，可以尽可能容易地在另一部門中被雇用。

假定这是可能的。

这样做的后果就会是：如果一个劳动部門的工人过剩，那末所有其他劳动部門的工人馬上也会过剩，并且一个生产部門的工資的降低，就会比以前更快地直接引起工資的普遍降低。

此外，由于現代工业到处都使劳动大大簡单化，使得它很容易为人們所掌握，所以，一个工业部門的工資的提高，也会馬上引起工人涌向这个工业部門，而工資的降低也会多少直接地带有普遍的性质。

当然，我們在这里不能分析資产阶級方面所提出的許多小的治标办法①。

3. 但是我們应当轉到第三个建議——馬尔薩斯理論上来。这个建議实际上引起了并且还不断地引起极重大的后果。

我們在这里要探討的这个理論整个可以归結如下：

(α)工資水平取决于所供应的工人和所需要的工人的比例。

增加工資的办法可以有两个：

或者是使劳动得以使用的資本增长得很快，以致对工人的需求比工人的供应增加得快(以更迅速增长的級数增加)。

其次，或者是人口增加得很慢，以致尽管生产資本增长不快，工人之間的竞爭仍然不剧烈。

对相互关系的一方面，即对生产資本的增加，你們工人不能发生任何影响。

---

① 手稿中这个地方还有"赤貧現象"几个字。——編者注

相反地，对另一方面，你們完全能够发生影响。

你們尽可能少生小孩，就能够从工人方面縮減供应，即緩和工人之間的竞爭。

只要提出下面几点意見，就足以揭穿这个十分愚蠢、卑鄙和虛伪的学說：

（β）（这应該是对第一节"生产力的提高对工資有什么影响"的补充）

如果对劳动的需求增长了，工資就会增长。如果使劳动得以使用的資本增长了，即生产資本增加了，这种需求就会增长。

对此这里应当做两点主要說明：

第一：提高工資的主要条件是生产資本的增加和尽快增长。所以，使工人能够勉强生活的主要条件是他使自己的生活状况比資产阶級愈来愈降低，是他尽量增加自己敌人的力量——資本。这就是說：工人只有在他生产并加强和他敌对的力量即他本身的对立者的条件下，才能勉强生活下去；在这种条件下，当他造成这种和他敌对的力量的时候，他才能从后者得到就业手段，这种手段又使他成为生产資本的一部分，成为加强生产資本并使之快速增长的杠杆。

順便指出：如果懂得了資本和劳动之間的这种关系，就完全可以明白傅立叶主义者的和其他的想使二者調和的企图是多么滑稽可笑。

第二：在我們这样一般地闡述了这种顚倒的关系以后，这里还要加上第二个更重要的因素。

这就是，生产資本的增加这一說法意味着什么，生产資本是在什么条件下增加的？

資本的增加就是資本的积累和积聚。随着資本的积累和积

聚，資本就使劳动的規模日益扩大，因而也就造成使劳动更加簡单化的另一种分工；

其次，使采用机器的規模日益扩大，并采用新机器。

因此，这意味着，随着生产資本的增长：

工人之間的竞爭同样地加剧，因为分工簡化了，任何劳动部門对每个人都更加开放了。

工人中間的竞爭不断加剧，还因为他們必須同样地与机器竞爭，并且他們会因机器而失业。所以，生产資本的积聚和积累使生产規模愈来愈扩大，——而且还由于所提供的資本的竞爭，資本的利息愈来愈下降，——

其后果是：

小工业企业倒閉，經不起同大企业的竞爭。資产阶級的許多阶层被拋入工人阶級的队伍。因而，工人之間的竞爭由于随着生产資本的增加而必然发生的小企业主的破产而日益加剧。

同时，由于利息率降低，以前沒有直接参与工业的小資本家，也不得不从事工业活动，就是說，补充大工业新受害者的队伍。所以，从这方面来看，工人阶級的人数也在增加，工人之間的竞爭也在加剧。

生产力的发展既然引起劳动規模的扩大，那末在竞爭愈来愈普遍的情况下，暫时的生产过剩愈来愈成为不可避免的了，世界市場愈来愈广闊了。因而，危机愈来愈尖銳了。在有这样突然的手段促使工人結婚和繁殖的情况下，工人大批聚集在一起，集中起来，因而他們的工資便愈来愈波动。所以，任何一次新危机都直接使工人之間的竞爭大为加剧。

总而言之，随着更迅速的交通工具的出現和流通速度的加快即資本的急剧周轉，生产力的提高，就表現在同一时間內能够生产

出更多的产品，也就是說，根据竞爭規律，必定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这意味着，生产要在愈来愈困难的条件下进行，而为了在这种条件下能經得起竞爭，劳动規模就得愈来愈大，資本就必定愈来愈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为了使这种大規模生产有利可图，分工和机器生产就必定不断地和不平衡地发展起来。

这种在愈来愈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生产也扩展到作为資本一部分的工人身上。工人必須在愈来愈困难的条件下生产更多的产品，就是說，在生产费用愈来愈降低的情况下領取更少的工資，干更多的活。这样一来，最低工資愈来愈促使在最低限度的生活享受条件下更拚命地干活。

不均衡性是以几何級数而不是以算术級数增长的①。

可見，伴随生产力的提高而来的是大資本的統治加强，叫做工人的机器愈来愈簡单化，由于扩大分工的范圍和采用机器的規模，由于公开規定奖励生育，由于資产阶級的破产的各阶层的竞爭等等，工人之間的直接竞爭也日益加剧。

我們还可以更簡略地把这一点表述出来。

生产資本有三个构成部分：

(1) 供加工用的原料；

(2) 机器和煤这种为开动机器所需要的材料，建筑物等等；

(3) 用于工人生活费的那部分資本。

在生产資本增加的情况下，这三个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怎样呢？

伴随生产資本的增加而来的是生产資本的积聚，而伴随資本的积聚而来的是只有剝削范圍不断扩大，資本才能获得利潤。

---

① 这句話馬克思写在手稿的頁边上。——編者注

因此，很大一部分資本將直接变为劳动工具并作为劳动工具而发揮职能，而生产力愈提高，这种直接变为机器的一部分資本將愈增多。

机器生产的发展，完全和分工的发展一样，会导致在更短的时間內能够生产出多得多的产品。因此，原料儲备也要以同样比例增加起来。在生产資本增加的情况下，变为原料的那部分資本也必需要增加。

現在剩下了生产資本的第三部分，即用于工人生活費的那一部分，亦即变为工資的那一部分。

这部分生产資本的增加和其他两个部分有什么关系呢？

分工进一步发展的結果是一个工人能生产出以前三个、四个、五个工人所生产的东西。采用机器的后果是同样情况以更大得无比的規模表現出来。

首先，不言而喻，生产資本中变为机器和原料的那部分的增加不会引起用于工資的那部分同样的增加。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下采用机器和实行更进一步的分工就会达不到自己的目的。所以，由此直接得出的結論是，用于工資的那部分生产資本，不会与花費在机器和原料上的那部分同等地增长。不仅如此。随着生产資本，即資本本身力量的增加，投入原料和机器的資本和花費在工資上的資本之間的不均衡現象会同等地增长起来。这也就意味着用于工資的那部分生产資本，同用于机器和原料的那部分資本比較起来，則愈来愈少。

資本家把更大量的資本投入机器以后，就不得不花費更大量的資本来购买一般原料和为开动机器所必需的原料。但是，如果以前他雇用一百个工人，那末現在他也許只需要五十个工人就够了。否則，他也許就要再次加倍地增加其他两部分的資本，即更加

扩大不均衡現象。所以，他解雇五十个工人，或者一百个工人仍要以从前五十个人的价格进行劳动。这样一来，在市場上便出現了多余的工人。

在分工日益完善的情况下，只有用于购置原料的資本将必定增加。也許一个工人可以代替三个工人。

假定这是一种最好的情况。資本家扩大了他的企业，而所采用的办法不仅能够保留原有数量的工人——他当然不会等到能够这样做的时候，——而且甚至还增加了工人的数量，这时，为了保留同样数量的工人或者甚至使工人的数量有可能增加，就势必要大大地扩大生产，而且工人人数和生产力的比例就会相对无限地更不成比例①。因此，生产过剩会提前到来，而在最近一次危机中，失业的工人会比任何时候都多。

可見，从資本和劳动之間的关系的本质必然得出这样一个普遍規律，就是：在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变为机器和原料的那部分生产資本，即作为真正的資本的資本，和用于工資的那部分生产資本相比，会不成比例地增长；换句話說，就是工人只得在彼此之間分配跟生产資本总量相比日益減少的那部分生产資本。所以，他們的竞爭便日益加剧。换句話說，生产資本愈增加，工人的就业手段或生活資料就相对地愈減少，换句話說，和就业手段相比，工人人口增长得就愈快。而且，这种不均衡現象总是和一般生产資本同等地增长的。

为了消除上述的不均衡現象，生产資本就必須以几何級数增长，而为了以后在危机时期再消除这种不均衡現象，它还要增长得

① 翻譯不出的双关語：«…und das Verhältnis der Arbeiterzahl im Verhältnis zu den Produktivkräften ist relativ unendlich mehr Mißverhältnis geworden». ——編者注

更多些①。

資产者把这个不过是由工人和資本的关系产生出来的、甚至使对工人最有利的状况——生产資本不断增加——变为不利的状况的規律，由社会規律变成了自然規律，硬說根据自然規律，人口比就业手段即生活資料增长得快。

他們不懂得，生产資本的增加包含着这种矛盾的增加。

以后我們还要談到这一点。

生产力，尤其是工人本身的沒有报酬的社会力量，甚至是和工人作对的。

（γ）第一种荒謬說法：

我們知道，如果生产資本增长（經济学家們所假設的最有利的情况），如果因此对劳动的需求也相应地增长，那末，根据現代工业的性质并根据資本的本性所得出的結論是：工人的就业手段不会以同等程度增长，引起生产資本增加的那些情况会使劳动的供求不均衡現象更快地加剧，——一句話，生产力的增长同时也使工人人数和工人的就业手段数量之間的不均衡現象加剧。就其本身来看，这既不取决于生活資料数量的增加，也不取决于人口的增加。这是由大工业的本性以及劳动和資本的关系中所必然产生的現象。

但是，如果生产資本的增长总是很慢，如果生产資本始終不变或者甚至还减少，那末对劳动的需求来說，工人人数永远都是太

① 在手稿中这个地方意思不太清楚：«Um das oben angedeutete Mißverhältnis auszugleichen, muß es in geometrischer Proportion vergrößert werden und um es nachher in Zeiten der Krise zu readjustieren, wird es noch mehr vergrößert».——編者注

多了。

在这两种情况下，在最有利和最不利的情况下，从劳动和資本的关系，从資本本身的本性所得出的結論都是：工人的供应总是超过对劳动的需求的。

（δ）更不用提这样一种謬論了，这样謬論說什么整个工人阶級不可能通过一个不生小孩的决定，相反地，它的生活状况会使性欲成为它的主要享乐并使它片面地发展。

資产阶級在把工人的生活水平降低到最低限度以后，还想把工人的再生产也限制在最低限度以內。

（ε）可是，从下述事实可以看出，資产阶級对待这些話和劝告是多么不认眞。

第一，現代工业用童工代替成年工，就是对生育的眞正奖励。

第二，大工业經常需要未就业工人后备軍以备生产高漲时期之用。因为資产者对工人所抱的主要目的一般在于以尽可能低的价錢得到劳动这一商品，而这只有在这种商品的供应大量超过需求的情况下，即有极多的过剩人口的时候，才有可能。

可見，人口过剩符合資产阶級的利益，資产阶級对工人好言相劝，是因为它知道这种劝告是无法实行的。

（ι）資本旣然只有在它能給工人工作的时候才能增长，所以資本的增长就包含着无产阶級人数的增加，并且正如我們所知道的，按照資本和劳动的关系的本性，无产阶級人数的增加必定还要相对地快一些。

（κ）同时前面提到的理論，即竭力說人口比生活資料增加得快是自然規律的理論，所以更受資产者的欢迎，是因为这种理論安慰了他的良心，責成他把冷酷无情当作一种道德义务，它将社会現象变成自然現象，并且让他能像看待任何一种自然現象那样心安

理得、无动于衷地来静观无产阶級大批餓死，另一方面，把无产阶級的貧困看作是它本身的罪过并主張因此懲罰它。它說什么无产阶級可以用理智抑制自然的本能，并用道德监督的办法来限制自然規律的有害发展。

(λ)济貧法可以說是这种理論的运用。消灭鼠患。砒霜。Workhouses〔习艺所〕。一般的赤貧現象。脚踏的輪子又列于文明領域之內。野蛮現象再度出現，但它是在文明本身的怀抱中产生的，并且归属于文明；因此便发生了染有痲瘋症的野蛮現象，作为文明的痲瘋症的野蛮現象。Workhouses 是工人的巴士底獄。妻子和丈夫分居。

4. 現在我們要簡略地提一提那些想用另一种确定工資的办法来改善工人状况的人們。

蒲魯东。

5. 最后，在慈善的經济学家关于工資的意見中，还要指出一种观点。

(α)在其他經济学家之中，尤其是罗西发揮了下述观点：

工厂主預先支付給工人的只是工人所应得的那分产品，因为工人不能等到产品出卖。如果工人自己能把自己养活到产品出卖的时候，那末他作为 associé〔股东〕将享有对应付給他的那部分产品的权利，就像資本家和工业資本家之間的情形一样。因此，工人的份額具有的正是工資形式，那是一种偶然事物，因为这是投机的結果，是和生产过程同时发生而又絕不是生产过程的必然組成因素的一种特殊活动的結果。工資只不过是現代社会制度的一种偶然形式。它不是資本的必要部分。它不是生产所必需的要素。在另一种社会組織之下，它可能消失。

(β)这个高明見解可以归結如下：如果工人持有足够的积累

起来的劳动即足够的資本，用不着被迫地以直接出卖自己的劳动为生的話，那末工資形式就会消失。这意味着：要所有工人同时又是資本家，因而也就是說，这等于要保全資本而又不要雇佣劳动这个对立物，但是沒有雇佣劳动，資本就不能存在。

（γ）其实，这种說法应該加以注意。工資不是資产阶級生产的偶然形式，而整个資产阶級生产却是生产的暂时历史形式。生产的一切关系（資本、工資、地租等）都是暂时的，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都要被消灭的。

VII. 工人联合会

人口論的要点之一是它企图減少工人之間的竞爭。相反地，工人联合会的目的是**消灭**竞爭，而代之以工人的**联合**。

經济学家反对联合会的意见是正确的：

（1）联合会要求工人負担的費用，在大多数情况下比联合会想爭取提高的收入要多。它們不能长久地与竞爭規律对抗。这些联盟要引起新机器和新分工的出现，引起生产由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的轉移。这一切的結果是工資的降低。

（2）如果这些联盟能够在一个国家里把劳动价格保持在这样的高度，以致利潤同別国的平均利潤相比而显著地降低，或者資本增殖受到了阻碍，那末，其結果便是工业发生蕭条和倒退現象，并且工人与其企业主一起破产。因为，正如我們所知道的，工人的状况就是这样。如果生产資本增长，他的生活状况就要飞跃式地恶化，如果資本減少或者始終不变，他就一定破产。

（3）資产阶級經济学家的所有这些反对意见，正如前述，是对的，但只是从他們的观点看来才是对的。如果工人联合会的使命过去和現在真的都只是确定工資，如果劳动和資本之間的关系永

世不变，那末，这些联盟就会因反对事物的必然进程而崩溃。但是，这些联盟是团結工人的手段，是准备推翻整个旧社会、彻底解决其阶級矛盾的手段。从这个观点来看，工人們嘲笑高明的資产阶級教員們預先給他們算出在这个內战中他們的伤亡和金錢消耗的数目，是嘲笑得对的。誰要想战胜敌人，他就不会去同敌人討論战爭的代价。而工人絕不这样狹隘地看待事物，經济学家們本来可以从下述事实中看出来：大部分联盟是由工資最高的工人建立的，并且工人把他們能够从工資中节省出来的錢全都用于建立政治团体和工会組織，用于支援这一运动。如果資产者老爷們及其經济学家一时大发慈悲，允許給最低工資即最低生活添加些茶或甜酒，糖和肉，那末，相反地，他們对于工人把用于反对資产阶級的战爭的某些开支也計入这个最低額一事，对于工人竟从自己的革命活动中得到生活上的最大享受一事就感到气憤和不可理解了。

VIII. 雇佣劳动的积极方面

最后我們还应該注意雇佣劳动的积极方面。

（α）如果談雇佣劳动的积极方面，那就是談資本、大工业、自由竞爭、世界市場的积极方面，我无需乎向你們解釋，沒有这些生产关系，就不会創造出生产資料——解放无产阶級和建立新社会的物质資料，无产阶級本身也就不会团結和发展到真正有能力在旧社会中实行革命并使它自身革命化的程度。工資**平均化**。

（β）甚至拿工資的最不道德的方面——我的活动成了商品，我完全成了出卖的对象——来說。

第一，由于这一点，一切宗法制的东西都消失了，因为只有商业即买卖才是唯一的联系，只有金錢关系才是企业主和工人之間的唯一关系。

第二，旧社会的一切关系一般脱去了神圣的外衣，因为它們变成了純粹的金錢关系。

同样，一切所謂最高尙的劳动——脑力劳动、艺术劳动等都变成了交易的对象，并因此失去了从前的荣誉。全体牧师、医生、律师等，从而宗教、法学等，都只是根据他們的商业价值来估价了，这是多么巨大的进步呵。①

（**第三**：人們把劳动变成商品，并使它本身受自由竞爭的支配以后，力求尽可能便宜地，即用尽可能少的生产費用来生产它。因此，在未来的社会組織中，任何体力劳动都会无限輕易，无限簡单。——做出一般的結論。）

第三，由于一切都成了出卖的对象，工人就认定，一切他們都能摆脫，都能割棄；因此，他們就第一次摆脫了对一定关系的依附。既不繳納产品，也沒有那种仅仅是一定等級（封建等級）的附屬品的生活方式了，工人可以随便处理自己的錢了，这是一个优点。

馬克思写于1847年12月底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于1924年"社会主义經济"杂志，原文第一次发表于1925年"在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手稿

---

① 手稿中这个地方添有如下的話："民族关系、阶級斗爭、财产关系"。——編者注

注　　釋

1 “雇佣劳动与資本”是馬克思根据他于1847年12月下半月在布魯塞尔德國工人协会所作的讲演而写的。約·魏德迈抄写的标題为“工資”的手稿被保存了下来，这部手稿跟“新萊茵报”上发表的本文几乎完全一致。1848年初，馬克思試图在布魯塞尔发表这部著作。可是，由于馬克思被逐出比利时而未能出版。

这部著作以“新萊茵报”社論的形式于1849年4月5—8日和11日首次发表，标題为“雇佣劳动与資本”。由于馬克思暫时离开科倫，后来又由于德国政局更加紧張以及“新萊茵报”的停刊，这些文章的刊載遂告中断。

“雇佣劳动与資本”的首次发表，就已經促进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德国工人中的傳播。例如，根据科倫工人联合会委員会的决定，馬克思的这些文章曾被推荐給科倫和其他城市的工人联合会討論。

“新萊茵报”停刊后，馬克思曾想出版“雇佣劳动与資本”的单行本，可是他未能亲自实现这个想法。这部著作的单行本于1880年在布勒斯劳首次出版，馬克思未能参与其事。1881年又在同一地方再版。在恩格斯的参加下，这部著作于1884年又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并附有恩格斯写的一篇关于該书发表經过的簡短序言。“雇佣劳动与資本”的第一种外文譯本是俄譯本(根据1880年德文版譯出)，該譯本于1883年在日內瓦出版。

1891年，为了在工人中进行宣傳，这本小册子又出了一种新版，由恩格斯校訂并作序。在这一版本中，恩格斯作了某些修改和补充，以使文章的叙述符合于馬克思經济学說的进一步发展。关于正文的重新校訂，恩格斯在序言中这样写道：“我所作的一切更改，归納起来只有一点。凡在原稿上是說工人为取得工資而向資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的地方，在現在的本子上都改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接着，恩格斯論証了作这种更改的必要性。

所发表的"雇佣劳动与資本"仍然是不完全的。馬克思于1847年12月写的手稿"工資"(見本书附录)可以作为正文的部分补充。

在本书中，馬克思的这部著作的俄譯文譯自"新萊茵报"。凡恩格斯在1891年的单行本中所作的重要更改，均在脚注中注明。这部著作的章节是按"新萊茵报"发表时的样子划分的。——第11頁。

2 正如恩格斯在其为1891年版写的序言中所指出的，"这部著作在报紙上尙未載完；在第269号的文章末尾曾刊有'待續'的字样，但这个諾言未能履行，因为当时爆发的事变——俄国人侵入匈牙利，德勒斯頓、伊塞隆、爱北斐特、普法尔茨和巴登等地举行了起义——使該报本身停止出版"。——第42頁。

3 "工資"是卡·馬克思的手稿，这篇手稿同他的未完成的著作"雇佣劳动与資本"有直接的联系，也是对該著作的补充。

"工資"这篇手稿过去保存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档案庫中，直到1924年才用俄文在"社会主义經济"杂志上第一次发表，1925年用原文在"在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Unter dem Banner des Marxismus»)杂志上发表。从找到的手稿封面上写的字("1847年12月于布魯塞尔")，从注明"已經論述过"这句簡要的概述以及手稿的論述形式和内容本身来看，我們有根据这样推测，"工資"是馬克思为1847年12月下旬在布魯塞尔德国工人协会会議上的讲演的最后一讲或最后几讲所写的預备提綱。这种推测还为下面的事实所证实，即馬克思在写好手稿的时候，就已經着手准备1848年1月9日他在布魯塞尔民主协会的公众大会上发表的那篇著名的"关于自由貿易的演說"(馬克思在手稿上加的注证明了这一点)。

在"工資"这篇手稿中，以及在"新萊茵报"上发表的一些文章中，談到工人向資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而在馬克思后期的經济著作中，談的都是出卖劳动力。——第43頁。

4 关于工作日长短和織布工人人数的資料，是馬克思从卡萊尔的"宪章运动"一书中引来的。該书中有这样一段話："五十万織布工每天在手織机旁工作十五小时，但是他們却經常不得一飽"。(Th. Carlyle. «Chartism». London, 1840, p. 31)。——第44頁。

5 包林的演說收入威·阿特金森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一书。1840年倫敦版第36—38頁（W. Atkinson.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840, pp. 36—38)。——第44頁。

6 包林在下院的演說中所說的这段話，1848年1月9日馬克思在布魯塞尔民主协会的公众大会上发表的关于自由貿易的演說中也引用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53頁)。——第44頁。

7 馬克思指的是卡萊尔就英国济貧法发表的下述意見：“如果使穷人成为不幸者，他們就不可避免地会大批死亡。这就是消灭鼠患的普通办法：堵塞住仓庫的大小縫隙，发出連續不断的猫叫声或警号，使捕鼠器随时开动，于是你們的这一群«chargeable labourers»〔成为社会累贅的穷光蛋〕便会絕迹，便能根除。更快的方法是砒霜，这也許是更人道的方法……”托·卡萊尔“宪章运动”1840年倫敦版第17頁（Th. Carlyle. «Chartism». London, 1840, p. 17)。——第44頁。

8 約·拉·麦克庫洛赫“政治經济学原理”1825年爱丁堡版第319頁(J. R. M'Culloch.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Edinburgh,1825, p.319)。——第45頁。

9 約·威德“中等阶級和工人阶級的历史”1835年倫敦第3版第125頁(J. Wade. «History of the Middle and Working Classes». 3rd. ed., London, 1835, p. 125)。——第45頁。

10 馬克思指的是約·威德的著作中的下面这一段話：“所使用的劳动的数量〔the quantity of employment〕在每一个工业部門中都不是固定的。它可以随着季节的更换、时尙的变化或生意的好坏而有所变动。”(見前引約·威德的著作第252頁)。——第46頁。

11 指計件工資(見前引約·威德的著作第267頁)。——第46頁。

12 *Trucksystem*——实物工資制。拜比吉关于这种工資制写道：“凡是工人領产品工資或是被迫从雇主店鋪购买东西的地方，对工人們来說，都有許多不公道的事情，結果就造成很大的貧困。”“在蕭条期間，在不減少名义工資的情况下，用提高自己店鋪里的商品价格的方法来降低实际支付的工資。这种办法对雇主来說，太有誘惑力了，他实难予以抵

制。"查·拜比吉"論机器和工厂的經济本质"1832年倫敦第2版第304頁(Ch. Babbage. «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 2nd. ed., London, 1832, p. 304)。——第47頁。

13 安·尤尔"工厂哲学或工业經济"1836年布魯塞尔版第34、35頁(A. Ure. «Philosophie des manufactures, ou Economie industrielle». T. I, Bruxelles, 1836, pp. 34, 35)。——第47頁。

14 佩·罗西"政治經济学教程"1843年布魯塞尔版第369、370頁(P. Rossi. «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 Bruxelles, 1843, pp. 369, 370)。——第47頁。

15 安·舍尔比利埃"富人或穷人"1840年巴黎—日內瓦版第103—104、105、109頁(A. Cherbuliez. «Riche ou Pauvre». Paris-Genève, 1840, pp. 103—104, 105, 109)。——第48頁。

16 約·弗·布雷"劳动关系中的不公正現象及其消除办法"1839年里子版第152、153頁(J. F. Bray. «Labour's Wrongs and Labour's Remedy». Leeds, 1839, pp. 152, 153)。——第48頁。

17 見注11。——第52頁。

18 馬克思引证的是他从卡莱尔的"宪章运动"一书摘录出来的一个材料:"爱尔兰約有七百万工人居民,根据統計材料,其中三分之一每年有三十个星期缺乏足够的即使是劣等的馬鈴薯。"(Th. Carlyle. «Chartism». London, 1840, p. 25)。——第53頁。

19 指的是1813—1815年期間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侖統治的战爭。——第53頁。

K. Marx

LOHNARBEIT UND KAPITAL

馬克思

雇佣劳动与資本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門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2\frac{3}{8}$ · 插頁2 · 字数53,000

1961年12月第1版

196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統一书号1001·521　定价（四）0.25元

统一书号：1001·521
定　　价：0.25 元